

問北東決解 徑途的題



華山日報社
部究研

中華
新華書店總發行
編輯部

版出店書華新東膠

號碼 153
類別 086

MG
K293
15

解決東北問題的途徑

- 一 朱總司令答外國記者中共對東北問題的態度
- 二 中共中央發言人對記者談東北現勢與前途
- 三 解決東北問題的途徑
- 四 重慶事件與東北問題
- 五 中國共產黨與東北人民的血肉關係
- 六 周保中將軍談東北抗戰歷史與目前形勢
- 七 悼李兆麟同志
- 八 東北人士一致主張政治解決東北問題
- 九 周保中將軍等通電控訴反動派暗殺兆麟同志的罪行
- 十 東北問題的歷史真相
- 十一 日寇口中的東北抗日聯軍



(南)



宋總司令答外國記者

中共對於東北問題的態度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賈丁、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惠勒、美聯社記者羅約翰、法國通訊社記者柔爾生，日前訪問宋德同志，詢問中國共產黨對於東北問題的態度。宋德同志發表聲明如下：中共在原則上從不反對國民政府派員到長春鐵路去，中共在國民黨當局談判中的一貫主張，是在解放區問題解決以前，一切經過解放區的運兵，應該經過協議，以免發生衝突，這種衝突，由於國民黨當局蓄意以武力消滅人民已經得到的民主權利（他們稱之爲「剿匪」），是已經在全國各地發生了。不幸，國民黨當局不經過與中共的正式協議，而經過美軍的援助，硬把他們的軍隊開入自一九三八年以來即由八路軍與人民自發所創立的冀熱遼解放區，這就是今天在北甯路上發生內戰的原因。假使這種情況仍繼續發生，自衛的抵抗，亦將被迫繼續下去。當然，東北人民對於國民政府統治方式與統治政策的不滿是明顯的，對日寇侵入並長期佔領東北應負嚴重責任的國民黨當局，需要用極大的努力，才能使東北人民相信他們將不再犯親日仇蘇與反對民主的錯誤。可惜，國民黨當局今天已經作準備作的，却只是繼續加強東北人民的反感。站在加速中國的民主化的統一的前途上，中共希望國民黨中央與東北人民的紛爭能夠迅速以政治方法和平解決，正如希望它與全國任何其他地方人民的紛爭都能够迅速以政治方法和平解決一樣。解決這些紛爭的根本原則，是徹底實現國民充與中

美雙十公告中的協議，並由此成立全國統一的人民民主的聯合政府，而在這個全國的聯合政府成立以前，並爲了促進它的成立，地方性的民主聯合政府應該得到合法地位。我們贊成東北人民成立地方性的民主聯合政府的要求。不但因爲這是人民意志，而且因爲國民黨中央政府現在已經再三允許它將結束一黨專政，實現還政於民，推行地方自治。在這樣的時候，當然更沒有理由在東北這樣過去並沒有實行過一黨專政的地方去開始一黨專政。在東北的地方性的民主聯合政府中，從九一八以來，就在那裡組織義勇軍、地下軍堅持抗日鬥爭十四年，因而得到東北人民普遍擁護的中國共產黨，將有它的重要地位。國民黨的民主諾言，應該先在東北實行起來，這對於緩和東北人民對國民黨屬的不滿與建立中國鞏固的統一，將有極大裨益。

中共對美軍在華行動的態度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麥丁、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惠勒、美聯社記者羅約翰、法國通訊記者柔爾生，日昨訪問宋德同志，探詢中國共產黨對於美軍在華行動之態度。宋德同志發表聲明如下：

中國人民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承認美國在中國近代化民主化事業上的偉大重要性，並努力促進中美兩大民族的互不可少的合作。八路軍新四軍無論在抗戰中與抗戰後，都是在這個原則的指導下與美國軍民相處的。任何在八路軍新四軍中生活過的美國人，都能不加思索的承認這一點。但是，中國反民主份子，極端害怕美國與中國人民的親善，極端害怕美國贊助中國的近代化民主化，因此

竭力煽動美國出來壓迫中國近代化民主化的事業，甚至煽動美國在中國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來爲他們「火中取栗」。美國政府與海陸軍官員中，正有一部份人，聽信他們的見解，他們想從不公平的干涉中，尋找中國的友誼與美國的威信，從參加中國的大規模的因此必然是長期的內戰中，尋找中國的統一安定與美國在華的經濟利益和生命財產的安全。事實上，這樣作法不僅傷害了中美的傳統友誼，而且損害了美國人民與世界和平的利益。

我應當坦白地說，在華美軍現在虛偽地藉口協助中國受降，而實則破壞中國受降，即是犯了上述的錯誤。圍繞着受降的爭論，是中國今天最重要最迫切的內政問題。美國在再三宣稱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時候，用飛機、軍艦、大炮來刺穿那些忠實於同盟國的共同事業——抗日戰爭與民主政治——將中國軍隊的受降權，不惜與中國一切最壞的封建軍閥漢奸偽軍甚至日軍站在一起，來進攻中國人民，是任何主張中美友好合作的中國人民所不能諒解的，而且必然會受到中國人民的反對與堅強抵抗的！我們願意提議一點，即中國人民僅僅要求美國恢復羅斯福總統的政策，或執行杜魯門總統的諾言，不參加中國內戰，以免加深中國的分裂與中美間的誤解，而採取政治步驟促進中國的團結民主，以恢復中國的統一與加強中美的親善。

（按：紐約時報記者賓丁、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惠勒、美聯社記者羅約翰、法國通訊社記者萊爾生等四位外國記者，於二十六日下午由滬乘飛機抵延安，彼等預定在延安逗留一星期，從事採訪與多調。）

中共中央發言人對記者

談東北現勢與中共對該問題的主張

記者獲悉，去年九月間，由延安出發去東北的中共中委彭真、陳雲、林楓等同志，已經到達東北，並於最近將東北政治情況報告中共中央。特於今日往訪中共中央發言人，詢以東北現勢與中共對東北問題主張。茲將談話內容誌次：

問：現在東北一般情況如何？

答：自從張東進入東北消滅敵偽以後，東北領土主權復歸我國，國民政府亦已派遣軍隊與官吏前往接收，十四年來的國恥一旦蕩清。東北本為我國資源最豐富、工礦最發達的地方，但因敵人十四年的殘酷統治，人民生活現極困苦，工商金融也因戰爭影響，多陷於停頓或紊亂。所以現在東北人民最大的要求，就是澈底肅清敵偽殘餘勢力，在廣泛民主方式的基礎上，建立和平安定的生活，恢復與發展經濟建設。這一個問題的中心關鍵，在於國民黨方面派去的軍隊和行政人員，如何根據停戰協定及和平建國綱領的原則，與東北各地地方人士、地方軍隊、八路軍及各地的民選政府實行和平民主的合作。

問：東北各地現在有些甚麼軍隊？地方政權情形如何？

答：東北民間武裝素為全國之冠，自去年八月蘇軍開入後，各地民衆即紛紛拿起武器，消滅敵偽，從抗日聯軍保存下來的部隊和幹部，此時最為活躍，發展亦極迅速。前抗日聯軍領袖周保忠指

擄下的部隊，已有數萬人，分佈在東滿北滿，並成立了楊靖宇支隊、趙尚志支隊等。在八年抗戰中被敵人俘虜囚於東北的八路軍戰士與華北游擊隊員及民兵，爲數亦衆，他們在獲得自由後，亦積極參與消滅敵僞工作。同時，八路軍中東北將領張學詩、呂正操、萬毅等所部，與其他奉命前往東北消滅敵僞的八路軍新四軍一部，亦均在戰爭中與東北人民得到密切結合。原在冀熱遼邊區抗戰的李運昌將軍所部，則在遼西一帶。

東北人民在這些抗日武裝領導下，現已組成爲一支數近三十萬人的東北民主聯軍，分佈於蘇軍所未清敵駐防或已撤退的東滿、南滿、西滿、北滿各地。此外，還有各地的保安隊與警察，協力肅僞殘餘，維護地方秩序。敵僞消滅以後，各地人民又根據地方自治的原則，推選各方公正人士，成立了各縣民主政權，負責地方行政。這些部隊與地方政權的領導，除東北各方民主人士外，多數都有本地方與外來的共產黨員參加。但是，由於我黨在東北的領導機關久被敵僞破壞，所以這些黨員的行動最初未能完全一致，直至我黨中央派去的彭真、陳雲、林楓、林彪、羅榮桓等同志到達以後，建立黨在東北的最高領導機關，才聯繫和統一了東北各地黨的組織與黨員的行動。現在凡有共產黨員活動的地方，秩序都已經安定或正在安定，土匪已逐步肅清，工商業亦已逐步恢復，漢奸已着手懲辦，人民在抗日反漢奸向漢奸算賬復仇的鬥爭過程中，其政治的覺醒與生活的改善都已有良好的開端。但在某些偏僻的地方，還有土匪與僞軍殘部騷擾，若干野心未死的日人，並圖利用他們以謀破壞東北的和平民主與保存自己的侵略勢力，人民對之極爲痛恨，希望民主聯軍能够迅速前往肅除，以便東北同胞的安居樂業。

問：中共對於東北前途的主張如何？

答：中共對於東北的主張與對於全國的主張一樣，可以和平民主團結建設八個字來概括。中

從從未反對由國民政府派人接收東北主權，並派遠一部份軍隊到東北維持治安，這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朱德總司令談話中，即有明白的表示。在今年一月十日國共兩黨共同發佈的停戰命令中，也正式聲明：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不受軍事調動一律停止的限制。但是，為了實現東北的和平民主與團結建設，我們認為以下的原則是應該確定的：（一）現在國民政府接收東北的機構，是國民黨一黨包辦的，不合於東北與全國的民意，因此從行營及其政治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到各省政府，都應該改組，儘量吸收東北民主人士與國內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使一切民主份子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權。（二）對於東北現有抗日民主部隊，應予承認並整編，使與國民政府派去的軍隊共維地方治安，消滅偽軍土匪，避免軍事衝突。（三）對於東北各縣民主自治政權，應予承認。如認為它的基礎尚有不夠廣泛之處，亦應採取協商改組辦法或另行選舉，不應不予承認或堅持委派的不民主辦法，而反對人民選舉的民主辦法。（四）現在中蘇友好，國共停戰，全國要求裁兵復員，東北治安又有地方部隊協力維持，故國民政府為恢復主權而開入東北的軍隊，應限制在一定數量之內，以減民負，以利和平。至於收編東北的偽軍及利用華北偽軍（如姜鵬飛部新十七軍）去接收東北主權，則應予以禁止。

問：中共上述方針能否實現？政府方面對此有何表示？

答：我們認為在今天的國際國內形勢和東北人民的要求下，在東北只有這個方針才是正確的，行得通的，與此相反的方針，必然行不通的。東北民主人士和共產黨員，如果不承認國民黨的地位，不與國民黨推誠合作，共謀東北的和平民主團結建設，就要犯嚴重的錯誤；同樣，國民黨方面如果不承認東北地方民主力量與共產黨的地位，不與他們推誠合作，共謀東北的和平民主團結建設，也會犯嚴重的錯誤。過去國民黨方面曾實行以武力解決東北問題為方針，我們是堅決反對這個方針

的。但爲了求得整個東北問題的和平解決，中共領導的軍隊在軍事上曾作過許多他所共知的讓步。但是，事實證明，僅僅片面的退讓，顯然並不足以維護和平。因此，甚至在一月十日以後，國民黨方面的軍隊仍圖奪取營口、盤山，以至停戰令雖已發生時效，衝突尙續有發生。而且國民黨方面這種武力解決的方針，如仍固執不改，則在國民黨軍隊進攻之下同樣的不幸事件，仍然有繼續發生的可能。

最近重慶三人委員會方面，曾有派遣執行組前往調處的提議，我們爲了實現全國的停戰，是贊助這一提議的，相信政府方面應該不致拒絕。在政治方面，政治協商會議對於有爭執的地方政權問題，也已經成立了以民主方法合理的解決的協議，相信也應首先適用於東北。總之，東北在全國地位既如此重要，情況又如此複雜，如果有關各方不作一通盤協議，因而引起東北的軍事衝突，那實在太對不起被蹂躪十四年渴望和平民主的東北人民，實在也就對不起渴望東北問題和平解決的全國人民。我現已要求政府進行這個談判，深望政府仍不停戰協定與政治協商會議的精神，使這一談判能够迅速進行，並迅速得到圓滿的結果。

解決東北問題的途徑

——重慶新華日報社論——

全國人民一直關心着東北。莫德惠先生視察回來，會對國內人民報告過一些情況。現在中共中央發言人根據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實地視察的報告，發表談話，並提出中共中央對處理東北問題的意見：「東北人民最大之要求，就是徹底肅清敵偽殘餘勢力，在廣泛民主方式的基礎上建立和平安定的生活，恢復與發展經濟建設。」根據東北人民的這個要求，中共提出了解決東北問題的八個字的原則，就是和平、民主、團結、建設。

在敵偽十四年奴顏劣跡治下的東北人民，沒有別的希望，只盼望東北解放回到祖國懷抱後，不再在戰爭、專制、貧困下過日子，而能開始在和平、民主、繁榮的環境中謀生活。由於蔣軍的協擊，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部隊的努力，已經在東北肅清了敵偽，逐漸在許多地方建立起民主政府，開始建設的工作。最後政府派了軍隊進入東北，於是戰爭與混亂的消息，又不斷從那邊傳來。東北是中國，屬於中國，這是不成問題的。中國共產黨從來不反對政府軍隊開入東北，現在的問題所在是「軍事解決」還是「政治解決」的問題。「軍事解決」就是說根本不承認東北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的地位，結果必致發生混亂發生戰爭，使東北人民在十四年的慘痛後，又遇到內戰的災難，一切建設就當然無從談起。張華夫先生的權難，大家都認為非常可惜與非常悲痛，但是如「軍事解決」的方法繼續下去，如果混亂無秩序在東北繼續下去，不能在安定環境下麻

清土匪，就沒有保證不再發生同類事件。所以，我們共產黨人與東北人民，都認為東北問題只應「政治解決」，就是按照政治協商會議的路線來解決。這就是承認東北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的地位，以和平協商解決一切問題。如此，則東北的和平民主團結建設的局面，可以立致，民主秩序建立起來，土匪可以迅速肅清，生命不再喪失，安居樂業可期。

由此可見，東北問題看來似甚嚴重，解決却並不困難，只要政府能够堅持政治協商會的民主協商原則，抱着推進民主政治的決定，依照東北人民的願望去解決問題，再困難的局勢也沒有不可以順利解決的。

中國共產黨和他所領導的軍隊和東北人民，有十四年並肩作戰血肉相聯的關係，所以我們最堅決的主張東北問題和平解決的方針。我們主張關於停戰問題，應將現在的三人小組與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工作，擴展東北去。我們希望政府方面同意這個意見，因為內戰對於東北人民是太痛苦的事情，內戰不停，一切無從談起。關於政府問題，我們願請政府當局，尊重東北人民的意志，接受東北人民的要求，考慮中共的主張，迅速和中共及地方的民主力量進行和平協商，達到公平合理的解決。

關於張莘夫案的真相，我們主張由政治協商會議派出調查團，會同蘇方進行實地調查，認真處理，現在一定要趕快進行協商解決東北的全盤問題，不應遷延時日，以致節外生枝。東北問題一日不解決，東北人民一日不能安心不能免除憂慮。反之，東北問題能够及早求得合理解決，對於全國和平、民主、團結與統一，必有重大的幫助。而解決東北問題的最好途徑，也只有八個字，就是和平、民主、團結、建設。(二月十六日)

重慶事件與東北問題

· 解放日報社論 ·

隨着東北內戰的發展，重慶若干報紙在最近幾天內，針對東北問題，連續發表很多言論和消息。其重點有二：第一、蘇聯在東北的撤兵發生延緩，同時傳聞蘇聯對於東北經濟提出某些要求。第二、由此他們更把東北人民的愛國武裝與民主要求也牽入外交範圍，說這些也是應由國際解決的國際問題，不在政治協商軍事調處的範圍以內，因而中共中央發言人根據停戰命令與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所提出的關於東北的和平建議，便是妨礙國際問題的國際解決。特務份子們，唯恐天下不亂，更要求「政府應加強武力接收」，「撤換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等，並發動了一次幾百人的反蘇遊行。在反蘇份子的繼續鼓動之下，二十二日重慶的學生約七千餘人，又舉行了一次反蘇反共的示威。據中央社電訊，遊行的口號有「蘇軍必須立即撤退東北」，「反對蘇聯一切新要求」，「打倒新帝國主義」，「我們不能再受第二次九一八的恥辱」，「剷除一切非法地方政權」，「剷除一切傀儡組織」，「所謂民主聯軍不容存在」等。又據合衆社電訊，遊行者向美英蘇政府抗議雅爾塔協定，向史大林要求「停止在中國境內製造非法政權」，並舉着五花八門的旗幟，其中包括給斯大林的「中國名子」，「死在林」，和畫着「一個鬍鬚的斯大林的像片，還用數學式寫「蘇聯等於德國加日本」，「斯大林等於希特勒加裕仁天皇」。特務份子又利用這個機會，冒充學生，搗毀新華日報和民主報，打傷新華日報與民主報工作人員九人。

重慶的此種遊行，不能孤立的看，雖然遊行的絕大多數參加者是這樣看的。在他們的主觀上，也許只是爲了愛國，他們只是爲了關切東北的前途與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完整，這種動機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只要加以全面的冷靜的觀察，那麼我們就不難看到他們是因爲沒有弄清事實的真相，而上了不真實宣傳的當。這些不真實的宣傳，乃是停戰命令與政治協商會議以來，國內法西斯份子所佈置的一系列反攻的一個重要部分。停戰命令的發佈與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使中國開始獲得和平民主，中國的國際地位即因此而大大提高。凡我愛國同胞，與國共兩黨及各黨派無黨派的和平民主人士，無不因此而登國家的光明前途歡欣鼓舞。因爲他們知道，半封建的落後的獨裁的中國，是不會有任何真實的國際地位和光明前途的，只有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中國，才能使國家獨立強盛，才能受到國際間的充分尊重，才能提高國際地位。但是，不可否認的，停戰命令與政治協談是打擊了國內法西斯份子，因爲他們的反動內戰計劃是與中國的和平民主不相容的，是與國家利益人民利益不相容的。這些份子本來要阻止停戰談判與政治協談的成功，僅因國內外巨大的壓力，加上馬歇爾將軍的努力，才使他們的計劃歸於失敗；但是他們的勢力仍然存在，他們當然不願意就此放棄他們的反動陰謀，他們決定千方百計地阻礙國內和平的貫徹與國家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實施。他們公開地在許多地方繼續發動大的內戰，甚至宣稱停戰命令對於廣東、東北等地是除外的。公開地反對政治協商會議及其決議，宣稱政治協商會議是非法的，其決議是沒有約束力的（雖然各黨派代表都對於政治協談一致通過，蔣主席並且一再宣佈政治協談必須在全國各地堅決忠實的執行），宣稱停戰命令與政治協談是所謂國民黨的失敗，並集中力量來反對國民黨內主張和平民主的領袖人物，反對民主同盟，反對共產黨，他們由此製造了一系列事件，如二月十日重慶較場口事件；和二月二十日北平執行部事件。但是，這些都沒有達到他們的預期的結果。雖然他們的這一切活動都顯然

是破壞中國的統一與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但是他們仍然裝用着特勒匪徒的故技，決定把他們主要的冒險計劃放在排外主義的招牌下面，彷彿他們是在力求國家統一與中國國家地位似的，因此他們選擇東北這個題目，作為實現他們危險計劃的藉口，在對外的口號之下，來轉移人民重觀國內問題的視線，在對外的僞裝下，來掩蓋他們對內堅持內戰獨裁，企圖推翻停戰命令與改協決議的陰謀，只有澈底明瞭這一政治背景之後，我們才能認識重慶反蘇反共遊行與搗毀新華日報、民主報事件的實際意義。

我們與重慶學生一樣，關切中蘇談判與東北的現狀和前途。我們確認只有確保中國與東北領土主權的獨立完整，確保中蘇兩國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基礎上的友誼關係之鞏固和發展，才是中國與遠東之福，否則便成中國與遠東之禍。但是，為了保障東北的領土主權與中蘇的國際友誼，我們必須首先認識事實的真相。東北問題的真相，迄今還很少為國內外所了解。東北與國內的民主人士，會是由各黨派無黨派人士組織的察團，考察東北真相，馮敬爾氏曾提議派執行小組去東北執行停戰，至今尚未為政府所接受。我們現在仍然堅持要求政府讓人民有了解東北真相的自由，因為只有認識真相，才能判斷是非，才不至於以主觀上純潔愛國的動機，因為沒有弄清事實，上了法西斯份子的當，結果得了雪國之燧。在事實上，東北今天存在着外交問題與內政問題，這兩者首先必須加以嚴格區別。在外交問題方面，非常可惜，政府負責當局至今並未正式宣佈中蘇談判的內容，也是聽任下去。事實上，散佈各種非正式消息和無稽謠言，到處散佈，至使我們人民一直無從確知兩國關係的發展究竟如何。從蔣介石先生十三日在上海的談話看來，似乎兩國關係決不嚴重，決無不可談判之處。從邏輯着想，蘇聯並未表示不撤兵，而且蘇軍過去既曾兩次因國民政府的要求而延緩撤兵（這一點政府方面從未否認過），則此次撤兵的延緩，也應該不會有甚麼特殊。我們相信，蘇聯必

然願意迅速克服困難，把蘇軍撤出東北。中蘇的經濟談判，蔣介石氏說：現在只在非正式的進行中。我們相信以信守條約義務義務的蘇聯政府，也決不會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原則。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問題在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也是現在國民政府的唯一機關報）的言論中，並沒有佔甚麼地位，中央日報所登載的國際問題，實際上並沒有甚麼旁的內容。它的主要內容，不過是內政問題，不過是東北人民的和平要求與民主要求，不過是中共中央發言人十三日談話中，根據停戰命令與政協決議所提出的一些解決東北內政問題的合理合法的溫和而富於建設性的建議罷了。

首先，在軍事上，東北人民要求停止內戰，這究竟是甚麼應予國際解決的國際問題呢？重慶進行大會，要求「中共應澈底實行停戰協定中對東北之協議」，這個要求正是中共的要求，中共始終不反對政府派軍隊去接收東北。至於中共發言人提議限制開入東北的政府軍的數量，這也還是覆述了「停戰協定中對東北之協議」之一，並沒有增加任何新的東西。但是，「領名思義，澈底實行停戰協定，首先要澈底實行停戰，停戰協定第一條寫道：『停止國內各地一切軍事衝突』，停戰命令第二條寫道：『一切戰鬥行動立即停止』，和平建國綱領總則第四條：『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以保持國家之和平發展』，請求三人委員會停止東北的內戰，要求在東北實行停戰協定與停戰命令之無例外的第一條協定，實行和平建國綱領的總則，這一切有甚麼錯？有甚麼「非法」？難道東北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不適用這些今天的國家根本大法嗎？中共要求整編由東北義勇軍、八路軍與其他地方武裝組成的東北民主聯軍，這只是在東北實行停戰命令的黨黨懸懸結語。國民黨軍事當局對於東北偽軍，雖言收編，甚至把偽軍裝甲部隊開入長春「接收主權」，為甚麼對於東北的人民愛國武裝必須加以消滅然後甘心呢？東北的這些人民愛國武裝，或從「九一八」以來的不抵抗主義

聲中，或從「七七」以來只要求「恢復七七以前狀態」聲中，或從日本投降以來的收編偽軍聲中，先後在東北爲保持與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而英勇犧牲，艱苦奮鬥，消滅敵僞，解除敵僞的武裝，而武裝自己，以他們的血汗換來了國家民族最大的驕傲，他們何負於國家民族？他們有甚麼罪應該在國防最前線受到從西南大後方射來的污蔑，受到遠隔重洋遠來的火箭炮的屠殺，受到比漢奸偽軍還不好的待遇？難道消滅了義勇軍和其他抗日英雄，而收編了偽軍，東北的國防才算鞏固？中國的領土主權才算獨立完整嗎？

其次，在政治上，東北人民要求改組政府接收東北的機構，承認東北人民選省縣政府，或加以重選。這又是甚麼應予國際解決的國際問題呢？政治協商會議政府組織決議案第三項第二條：「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之用人，應本德才惟賢之義，不得有黨派之歧視」，和平建國綱領第三項「政治」第六條這樣說：「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之普選，迅速普遍成立省縣（市）參議會，並實行縣長民選。」綱領附記第一條：「凡收復區有爭執之地方政府，暫維現狀，俟國民政府改組後，依綱領政治一項第六、第七、第八三條之規定解決之。」中共發言人談話所提出的建議，有那一點超出了或違反了這些條文的規定呢？現在國民政府委員會尙且要改組，容納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爲甚麼東北的接收機構反而必須由一黨包辦才叫合法？爲什麼東北各級地方政府必須由一黨包辦的機構去委派才叫合法？而人民實行一下選舉權，就叫非法！難道東北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不適用這些今天的國家根本大法？政協會的決議及東北人民，何負於國家民族，爲甚麼他們在獨裁政治下管了十四年的亡國痛苦以後，還該永遠做獨裁政治下的奴隸呢？難道在東北繼續實行一黨專政，才叫「領土主權獨立完整」，人民才不叫「傀儡」，而在東北實行了民主政治，東北人民就反而變爲「傀儡」，連帶領土主權都不算獨立，不算完整嗎？

由此可見，把東北人民的合理合法的正当要求，當做所謂應由國際解決的國際問題，這種說法不過是一種無理取鬧，在理論上與法律上完全不能成立。圍繞東北問題的真正中心爭論，就是和平解決或武力解決之爭，就是東北人民應否享受和平生活與民主權利之爭。國內法西斯反動份子，所以故意那樣提出問題，不過是想在國際問題的幌子下面，在東北擁一個打破停戰命令與政協決議的缺口，藉此把東北以至全中國拖入內戰獨裁的深淵，使中國永無復興之望，使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永無提高之望。但是，這些反動份子既然提出了國際問題，他們也就不僅使國家在國內問題上冒險，而且同時使國家在國際問題上冒險；他們在東北問題上，不僅企圖抓一個打破停戰命令與政協決議的缺口，而且企圖抓一個打破美蘇團結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缺口。他們爲了少數個人的利益，完全不顧世界大勢與遠東大勢，不惜破壞中蘇兩大民族的友誼，故意造成中蘇間的緊張局勢，甚至企圖挑撥美蘇兩大國之間的友誼關係。他們妄言美蘇兩國將於七年或五年甚至更短的期間爆發世界第三次大戰，而他們將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得到翻身。他們妄圖新的大戰愈快爆發愈好，中蘇美英關係愈緊張愈好。在他們這種反動的又是完全狂妄的計劃之下，國家民族並沒有得到旁的東西，唯一的結果就是中國的外交地位愈加困難愈加頹惡，而國家民族的真正安危禍福，對於這些法西斯賭博者，當然是不放在意下的。人們只要在視到這樣一點，就可以一眼看穿中國法西斯份子們的陰謀之所在。從中國法西斯份子的一切言論行動中，他們總是小心保護着日本帝國主義份子和漢奸偽軍，不願絲毫觸犯他們；至於對真正援助中國獨立解放的盟邦蘇聯，却稱之爲「新帝國主義」，放在必須「打倒」之列。同樣，他們對日寇漢奸略無仇恨；對於中共則恨入骨髓，必欲消滅之而後快。總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法西斯份子和國外法西斯份子一樣，將一切仇恨集中於蘇聯與共產黨及一切真正民主人士，企圖把人民的勝利加以推翻。

際中，或從「七七」以來只要求「恢復七七以前狀態」聲中，或從日本投降以來的收編偽軍聲中，先後在東北為保持與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而英勇犧牲，艱苦奮鬥，消滅敵偽，解除敵偽的武裝，兩武裝自己，以他們的血汗換來了國家民族最大的驕傲，他們何負於國家民族？他們有甚麼罪應該在國防最前線受到從西南大後方射來的污蔑，受到遠隔重洋運來的火箭炮的屠殺，受到比奸奸偽軍還不好的待遇？難道消滅了義勇軍和其他抗日英雄，而收編了偽軍，東北的國防才算鞏固？中國的領土主權才算獨立完整嗎？

其次，在政治上，東北人民要求改組政府接收東北的機構，承認東北人民選省縣政府，或加以重選。這又是甚麼應予國際解決的國際問題呢？政治協商會議政府組織決議案第三項第二條：「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之用人，應本惟才惟賢之義，不得有黨派之歧視」，和平建國綱領第三項「政治」第六條這樣說：「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之普選，迅速普遍成立省縣（市）參議會，並實行縣長民選。」綱領附記第一條：「凡收復區有爭執之地方政府，暫維現狀，俟國民政府改組後，依綱領政治一項第六、第七、第八三條之規定解決之」。中共發言人談話所提出的建議，有那一點超出了或違反了這些條文的規定呢？現在國民政府委員會尚且要改組，容納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為甚麼東北的接收機構反而必須由一黨包辦才叫合法？為甚麼東北各級地方政府必須由一黨包辦的機構去委派才叫合法？而人民實行一下選舉權，就叫非法？難道東北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不適用這些今天的國家根本大法？政協會的決議及東北人民，何負於國家民族，為甚麼他們在獨裁政治下管了十四年的亡國痛苦以後，還該永遠做獨裁政治下的奴隸呢？難道在東北繼續實行一黨專政，才叫做領土主權獨立完整，人民才不叫「傀儡」，而在東北實行了民主政治。東北人民既既而變為「傀儡」，連帶領土主權都不算獨立，不算完整嗎？

由此可見，把東北人民的合理合法的正常要求，當做所謂應由國際解決的國際問題，這種說法不過是一種無理取鬧，在理論上與法律上完全不能成立。圍繞東北問題的真正中心爭論，就是和平解決或武力解決之爭，就是東北人民應否享受和平生活與民主權利之爭。國內法西斯反動份子，所以故意那樣提出問題，不過是想在國際問題的幌子下面，在東北抓一個打破停戰命令與政協決議的缺口，藉此把東北以至全中國推入內戰獨裁的深淵，使中國永無復興之望，使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永無提高之望。但是，這些反動份子既然提出了國際問題，他們也就不懂使國家在國內問題上冒險，而且同時使國家在國際問題上冒險；他們在東北問題上，不僅企圖抓一個打破停戰命令與政協決議的缺口，而且企圖抓一個打破美蘇團結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缺口。他們爲了少數個人的利益，完全不顧世界大勢與遠東大勢，不惜破壞中蘇兩大民族的友誼，故意造成中蘇間的緊張局勢，甚至企圖挑撥美蘇兩大國之間的友誼關係。他們妄言美蘇兩國將於七年或五年甚至更短的期間爆發世界第三次大戰，而他們將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得到翻身。他們妄圖新的大戰越快爆發愈好，中蘇美英關係愈緊張愈好。在他們這種反動的又是完全狂妄的計劃之下，國家民族並沒有得到旁的東西，唯一的結果就是中國的外交地位愈加困難愈加險惡，而國家民族的真正安危禍福，對於這些法西斯賭博者，當然是不放在意下的。人們只要注視到這樣一點，就可以一眼看穿中國法西斯份子們的陰謀之所在。從中國法西斯份子的一切言論行動中，他們總是小心保護着日本帝國主義份子和漢奸偽軍，不願絲毫觸犯他們；至於對真正援助中國獨立解放的盟邦蘇聯，却稱之爲「新帝國主義」，放在必須「打倒」之列。同樣，他們對日寇漢奸略無仇恨，對於中共則恨入骨髓，必欲消滅之而後快。總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法西斯份子和國外法西斯份子一樣，將一切仇恨集中於蘇聯與共產黨及一切真正民主人士，企圖把人民的勝利加以推翻。

但是，愛國的人民，決不允許法西斯份子拿了國家民族去孤注一擲，一切愛國的人民，終將認為法西斯份子破壞國內和平民主、破壞國內各黨派團結、破壞中蘇友誼、挑撥美蘇關係的陰謀。專橫反蘇反共遊行的絕大多數參加者，將有一天從事實真相的認識中覺悟到自己是上了法西斯陰謀家的當，他們將會了解，真正愛國救國的道路，不是國際反蘇國內反共，而是國際和蘇國內和共。正如孫中山先生經過畢生奮鬥所達到的結論一樣。愛國的人民將要警惕起來。而且奇怪，今天的某些政府當局，為甚麼對於停戰談判和政協會議成功以來國內法西斯份子的猖獗採取如此放任，甚至在事實上鼓勵的政策，真的，國民黨內主張國內和平民主國際中蘇友好的領袖們，雖然在法律上得到了勝利，今天却正處於受攻擊的地位。今天在事實上，在許多方面得勢的，暫時還是那些反對國內和平民主反對國際中蘇友好的人們。事情已經嚴重到極點了，政府當局今天必須表示明確的態度，蔣介石先生今天必須採取明確的方針，對於國內反動派破壞停戰命令，破壞政協決議，到處製造恐怖事件，搗毀新華日報與民主報，鼓吹並實行東北問題武力解決，造成中蘇間緊張局勢的陰謀活動，搗毀沈默曖昧，就只有使國家民族陷入絕境。危機籠罩着中國，現在是我們看政府緊急行動的時候了，現在是全國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緊急動員起來，維護中國和平民主，維護中國國際地位，維護中國國家民族利益而與國內法西斯反動派陰謀實行奮鬥的時候了。

(二月二十五日)

中國共產黨與東北人民的血肉關係

——東北日報社論摘要——

東北人民嘆言——東北日報，茲以「中國共產黨與東北人民的血肉關係」為題，發表社論，大意如下：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東北人民始終沒有放棄過武裝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這一部歷史，是歷史上從來少有的，顯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和不可被征服的力量。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是在中國統治者反對之下孤軍奮鬥，在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的強國後方進行了十四年的英勇鬥爭。東北義勇軍——抗日聯軍的英勇艱苦鬥爭，是一切抗日軍隊的榜樣，他的英勇，照亮了全中國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的心，鼓舞了九一八後的全國抗日運動，推動了七七的全國抗戰，粉碎了「不抵抗主義」——「唯武辯論」的一切賣國理論。許多中外報雜誌記者、政論家、文學家，曾有無數篇幅的著作，報導和描寫東北義勇軍、抗日聯軍的史實，這一光輝的歷史，將永銘在中國人民的心裡。中國的法西斯反動派，也如外國的法西斯反動派一樣，背信棄義，顛倒黑白，不諱是非，他可以把有說成無，又可以把無說成有。一月十七日，重慶中央日報以東北問題發表社論，竟至於說：「日本投降前，東北並沒有共產黨軍隊。」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之所以這樣說，並不是他們不知道日本投降前在東北有抗日聯軍。因為重慶掃蕩報在一九四四年就說，日寇若自東北調兵入關，東

北義勇軍數十萬健兒必將起來挖日寇的墳墓。那末現在他們又爲何說沒有呢？別無理由，就是要把有說成無，而達到自己法西斯反動份子否認東北中共軍，並實行獨裁的目的。法西斯反動份子狂妄的想法，以爲一塊鐵山他說一聲變，鐵就會變成土，當他們不需要共產黨在東北的時候，不願承認共產黨在東北的地位的時候，他們說「日本投降前東北沒有共產黨軍隊」。當他們正在華南戰場吃敗仗的時候，需要鼓勵軍心士氣的時候，他們說：「日寇若自東北調兵入關，東北義勇軍數十萬健兒必將起來挖日寇的墳墓。」但是抗日聯軍這一塊鐵，終究是塊鐵，它以自己的發展過程，經歷了十四年光榮的道路，它由零散的游擊隊，組成了正規的十一個軍，曾經發展到二十五萬人，即在最困難的年份中，也還以整化爲零，保持相當龐大的數量，分散游擊，襲擊敵人，它以數十萬人民光榮犧牲的先烈的血，寫成了一部東北抗日聯軍十四年的民族英雄史詩。中華民族永垂不朽的偉大民族英雄楊靖宇、趙尚志、魏拱民、王德泰、鄧鐵梅、曹亞範、王光宇、李延平、張鎮華、黃玉清及朝鮮民族英雄李紅光、李光斗，是這一部民族英雄史詩的導演人。以周保中、李兆麟爲首的在東北堅持抗日戰爭保存下來的龐大抗日聯軍和游擊隊，及在八一三後（日寇宣佈投降後）與敵殘酷鬥爭中發展成爲十五萬人的東北人民自衛軍，就是這一部民族英雄史詩的創造人和繼承人。

一、試問道又是甚麼「以爲狂妄的要求，提得次數越多，就可以成爲真理」呢？你們在九一八時，放過一槍沒有？日本投降前，你們在東北有過一兵沒有？難道是你們一槍不放一兵沒有，才算非狂妄的要求嗎？試問道又是甚麼「共產黨的狂妄要求，如果成爲真理，則中國成爲地理名詞，中國民族即成爲沒靈魂的屍體」？難道九一八事變前後，南京政府通令東北軍，「遇有日軍對陣，務須編成屍體衝突」，這才算中國不成爲地理名詞，這才算中國民族不成爲沒靈魂的屍體嗎？難道當九一八事變時說：「日本此舉不過平常對待時性質，爲避免事件擴大，絕對抱不抵抗主義」，這才算是中

國不成爲地理名詞，這才算是中國民族不成爲無靈魂的屍體嗎？難道你們說的「日本佔領東北、遼河，國民黨是不能負責的，在革命勢力沒有發展到以掌握政權組織群衆的地方失掉了，是於革命無所損失的」，這才算是中國不成爲地理名詞嗎？這才算是中國民族不成爲無靈魂的屍體嗎？難道你們說的「抗戰到底只要恢復了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這才算是中國不成爲地理名詞嗎？這才算是中國民族不成爲沒靈魂的屍體嗎？

試問共產黨在東北堅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戰爭，爲甚麼不能與「收復區有爭執之地方政府相提並論」？爲甚麼「絕不在政治解決與軍事調處之內」？恐怕只能找到一個回答，就是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分子不願意東北問題的和平解決，不願意政治解決，而想在東北武力解決，繼續在東北進行內戰。這種辦法必然遭受東北人民反對！必然是行不通的！這是東北問題的真正內容，就是國民黨內一部份人不願意承認共產黨在東北的地位。可是，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堅持十四年抗日戰爭，鐵的事實證明，共產黨在東北與東北人民的血肉關係，與東北人民同生死共患難的是共產黨，提倡和平實現打回老家、打到鴨綠江邊的是共產黨，共產黨在東北有它應有的地位，不是這個人那個人不承認就可否認得了的。請問先生們，你們在日本投降前，在東北何時何地有過一個兵？那麼照你們的邏輯，應該是無權利接收東北吧？你們還說無責任在東北堅持抗日戰爭，你們又從何處來的權利來接收東北呢？平素先生們不是只講義務嗎？原來是先生們只講權利，不講義務呀。照理在全國來說，只有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聯軍是東北人民唯一的功臣。

假如國民黨的大部份，不願意在東北問題上犯錯誤的話，我們認爲我們党中央對東北問題的主張是唯一正確的主張，那就是「東北民主人士和共產黨員，如果不承認國民黨的地位，不與國民黨達成合作，共謀東北的和平民主團結和建設，就要犯嚴重的錯誤；同樣，國民黨方面如果不承認東

北民主力量與共產黨地位，不與他們推誠合作，共謀東北和平民主團結建設，也會犯嚴重的錯誤。

(三月十七日)

周保忠將軍談

東北抗戰的光輝歷史與目前形勢

新華社記者訪問了東北抗日領袖周保忠將軍，他詳細的答覆了記者關於東北過去抗戰歷史與目前形勢的問題。周將軍爲想苦堅持東北十四年抗日游擊戰爭的前東北抗日聯軍的創造者之一與第五軍軍長，他在北伐時是國民革命軍軍官，中國共產黨員，九一八後，即在東北領導東滿抗日戰爭，成爲東北人民最心愛的領袖。日寇投降後，周將軍領導東滿北滿同胞人民武裝，積極消滅敵僞，以後並將東北抗日聯軍改編爲東北人民自衛軍，成爲東北民主聯軍的主幹。記者所問題與周將軍的答覆如下：

一、東北抗日聯軍艱苦抗戰簡史

記者問：你可否告訴我一些十四年來中共如何領導及堅持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歷史？

周將軍答：我很願意和你談一談這一段歷史，因爲它表明了東北抗戰的十四年中，誰在始終堅貞不屈，爲着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及東北人民的利益而犧牲奮鬥。在今天國內有些報紙正在抹殺東北抗日聯軍的奮鬥，長春有些雜誌也在偽造抗日聯軍歷史的時候，這種說明更爲必要。當一九二八

「事變時，中共東北黨的組織，即堅決反對國民黨內反動派不抵抗而拱手讓出東北的可恥行爲，積極組織各種抗日救國團體，建立人民抗日武裝，廣泛開展愛國運動與抗日游擊戰爭。對當時的舊軍隊——馬占山、李杜、丁超、唐聚伍、馮占海等，採取誠懇協切的方針，動員大批愛國青年，並發揚自己有力的幹部去幫助他們，並曾多次向抗日軍將領建議，希望他們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團結各方愛國份子，不分黨派，一致抗日，肅清內奸，建立根據地與統一作戰的軍政聯合機構，以利持久抗戰。但不幸這些軍隊對中共的主張多不能容納，且因內部派系複雜，加之日寇奸細的挑撥分裂，使這些軍隊軍心渙散，日益脫離群眾，至二十年底均先後爲日寇擊潰，許多將領或死或降或逃或隱，造成東北抗日戰爭第一階段可悲的結果。二十二年一月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黨派共同抗日的宣言，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根據統一原則，向滿洲各級黨部和全體黨員發了一封指示信，指出：「我們的總方針，是盡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來聚集和聯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共同向與我們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鬥爭。」中共東北組織，這時對於舊抗日軍多數瓦解，堅決主張收拾殘局，重整旗鼓，以全民抗戰的統一戰線形式，廣泛組織各地人民武裝。因此，在二十二年底至二十三年初，東北抗日戰爭重行活躍起來。在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抗日軍，即有盤石、珠河、綏河、東南、湯原等地游擊隊，他們有組織有紀律，作戰英勇，緊緊依靠群眾，建立了根據地，用新的游擊戰術打擊敵人，成爲東北抗日重心和範模。隨着人民抗日戰爭的發展，如各地的紅槍會、大刀會中的農民，亦紛紛建立新的組織，參加游擊戰爭。加上吉林東部的一部份舊軍隊以及一部份抗日山林隊，這時也已接受統一指揮，因之各地武裝力量總數達二十萬至三十萬之間，作戰效力遠超過第一期。這是中共統一戰線政策正確執行的結果。

二十三年以來，雖然由於日寇的行跡與國內反動派的挑撥，舊抗日軍繼續有脫離抗日戰線的，

但是東北人民的抗日鬥爭，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更加蓬勃發展起來了，抗日群眾所組織的抗日救國會，在東南滿東北滿廣泛成立抗日游擊隊、東北人民革命軍、抗日同盟軍等，更於此時統一爲東北抗日聯軍，建立了各種制度和對群眾的政治工作，劃分作戰地區，建立協同動作，使軍隊作戰能力顯著提高。這時我軍的龐大與活躍，就是敵人也無法否認。偽奉天省警察署統計，僅遼甯一省，二十三年六月份，我軍作戰七零九次，七月份七五九次，八月份一七一六次，十二月份一七零六次。偽滿鐵路總局統計，二十三年三月至十月中，偽奉天鐵路局所轄各路遭襲擊一二七次，偽洮南鐵路所轄各路遭襲擊一六六次，全滿鐵路每月平均被襲擊約一百次。在我軍軍事打擊與政治攻勢下，不少偽滿軍和部份日軍，並發生動搖轉變。敵人雖增兵三十萬，利用歸大屯、連坐法、保甲制，派遣大批奸細特務潛伏我軍內部，企圖瓦解破壞，但都被揭露粉碎了。

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是東北抗日游擊戰爭高漲的時期，這時我軍對敵鬥爭最爲活躍，對關內的聯系也較前頻繁，曾派員與關內武裝自衛委員會及平津京滬愛國人士聯絡，二十六年更於東滿成立人民政府，與偽滿政府相對抗。一七七—抗日戰爭爆發，東北抗日聯軍更加積極活動，以打擊敵人後方與援救關內抗戰爲中心任務，攻城奪寨、破壞交通、到處襲擊鐵路據點，以打擊敵軍。日軍七百餘名，穆稜車站一役，炸翻敵軍車一列，斃敵兵七百餘名。各地特別是松花江下游的偽滿軍，常整團整隊投降，李景文部的投降，影響尤大。以後由於關內正面戰場國軍的迅速敗退，曾使東北人民對抗戰大爲失望，幸賴八路軍堅持華北敵後抗日戰爭，及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問世，才使東北人民恢復信心勝利。

二十七年，由於華北八路軍抗日戰爭的勝利發展，特別是冀熱遼邊區的開闢，與抗日聯軍東

呼應，使東北日軍感受極大威脅，日軍乃在東北增兵至四十萬以上，向抗日聯軍進行殘酷的與頻繁的「討伐」。○二十七年冬至二十八年全年，抗日聯軍在絕對優勢的敵人進攻下，受了很大的損失，敵人所到之處，對於被認為與抗日聯軍有關的群眾，一律實行燒光殺光的恐怖政策。如撫遠一縣，有莊戶五六千家，完全為敵毀滅為無人區。鶴崗三江省及牡丹江省，民房被焚達六十萬棟以上，損失數萬萬元。此外，日寇並「併村集屯」，構築深溝高壘，加強特務警察，斷絕我軍與群眾的聯系。○由是東北抗戰轉入極困難的時期，我軍大部被迫生活於冰天雪地叢山密林中，雖有許多群眾冒死犯難，黑夜送糧，不幸亦多遭日寇殘害。但我軍雖在飢寒交迫之下，絕未氣餒，仍繼續堅持戰鬥。中共吉林省委此時號召全體黨員與抗日戰士，堅決抗日，甯死不屈。保衛此種堅苦卓絕祖國的英雄氣概，實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

○歐戰爆發，日軍將滿洲兵力增至七十萬之衆，除以三十萬兵力佈防邊城威脅蘇聯外，仍以四十萬兵力「討伐」抗日聯軍，戰爭空前殘酷。中共省委縣委以下優秀幹部英勇犧牲者極多，著名的民族英雄楊靖宇、趙尚志、魏拯民、夏德勝、王德泰、陳翰章、李斗文、馬志剛、周方東、曹亞範、王光宇、李墨平、張鑛華、黃玉清等，皆光榮殉國。而謝文東、李華堂、王蔭武等敗類，則在此嚴重關頭，可恥的背叛了祖國，投降了日寇。中共東北黨的組織，鑒於形勢嚴重，乃一面改變黨和羣衆組織形式與鬥爭形式，進行潛伏的地下工作，一面將抗日聯軍重新整理，依據吉林森林地帶，進行長期苦戰；同時出敵意料，猛烈展開黑龍江平原戰爭，連克依安、克山、拜泉及三肇（肇州、肇慶、肇東）等地。

蘇德戰爭爆發後，日寇在東北增兵至八十萬，對抗日聯軍的進攻較前更爲猛烈。我軍這時作戰條件空前艱苦，在得不到食物時，常以馬肉、樹皮、齒類充飢，在這種嚴重的情況下，我軍決定化

體是東北人民的抗日鬥爭，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更加蓬勃發展起來了，抗日群衆所組織的抗日救國會，在東南滿東北滿廣泛成立抗日游擊隊、東北人民革命軍、抗日同盟軍等，更於此時統一爲東北抗日聯軍，建立了各種制度和對群衆的政治工作，劃分作戰地區，建立協同動作，使軍隊作戰能力顯著提高。這時我軍的龐大與活躍，就是敵人也無法否認。偽奉天省警察署統計，僅遼省一省，二十三年六月份，我軍作戰七零九次，七月份七五九次，八月份一七一六次，十二月份一七零六次。偽滿鐵路總局統計，二十三年三月至十月中，偽奉天鐵路局所轄各鐵路，遭我軍襲擊一三六次，偽長春鐵路局所轄各路遭襲擊一零五次，偽哈爾濱鐵路局所轄各路遭襲擊一二七次，偽洮南鐵路所轄各路遭襲擊一六六次，全滿鐵路每月平均被襲擊約一百次。在我軍軍事打擊與政治攻勢下，不少偽滿軍和部份日軍，並發生動搖轉變。敵人雖增兵三十萬，利用歸大屯、連坐法、保甲制，派遣大批奸細特務潛伏我軍內部，企圖瓦解破壞，但都被揭露粉碎了。

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是東北抗日游擊戰爭高漲的時期，這時我軍對敵鬥爭最爲活躍，對關內的聯系也較前頻繁，會派員與關內武裝自衛委員會及平津京滬愛國人士聯系，二十六年更於東滿成立人民政府，與偽滿政府相對抗。一七七—抗日戰爭爆發，東北抗日聯軍更加積極活動，以打擊敵人後方與援救關內抗戰爲中心任務，攻城奪寨、破壞交通、到處襲擊鐵路據點，以打擊敵軍。擊斃日軍七百餘名，移稜車站一役，炸翻敵軍車一列，斃敵兵七百餘名。各地特別是松花江下游的偽滿軍，常整團整隊投降，李景文部的投降，影響尤大。以後由於關內正面戰線國軍的迅速敗退，會使東北人民對抗戰大爲失望，幸賴八路軍堅持華北敵後抗日戰爭，及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問世，才使東北人民恢復信心勝利。

二十七年，由於華北八路軍抗日戰爭的勝利發展，特別是冀熱遼邊區的開闢，與抗日聯軍東兩

呼應，使東北日軍感受極大威脅，日軍乃在東北增兵至四十萬以上，向抗日聯軍進行殘酷的與頻繁的「討伐」。二十七年冬至二十八年全年，抗日聯軍在絕對優勢的敵人進攻下，受了很大的損失，敵人所到之處，對於被認為與抗日聯軍有關的群眾，一律實行燒光殺光的恐怖政策。如撫遠一縣，有莊戶五六千家，完全為敵毀滅為無人區。偽滿三江省及牡丹江省，民房被焚達六十萬棟以上，損失數萬萬元。此外，日寇並「併村集屯」，構築深溝高壘，加強特務警察，斷絕我軍與群眾的聯系。由是東北抗戰轉入極困難的時期，我軍大部被迫生活於冰天雪地崇山密林中，雖有許多群眾冒死犯難，黑夜送糧，不幸亦多遭日寇殘害。但我軍雖在飢寒交迫之下，絕未氣餒，仍繼續堅持戰鬥。中共吉林省委此時號召全體黨員與抗日戰士，堅決抗日，甯死不屈。保衛此種堅苦卓絕祖國的英雄氣概，實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

歐戰爆發，日軍將滿洲兵力增至七十萬之衆，除以三十萬兵力佈防邊城威脅蘇聯外，仍以四十萬兵力「討伐」抗日聯軍，戰爭空前殘酷。中共省委廳委以下優秀幹部英勇犧牲者極多，著名的民族英雄楊靖宇、趙尚志、魏拯民、夏彥階、王德泰、陳翰章、李斗文、馬志剛、周方東、曹亞範、王光宇、李墨平、張鏡華、黃玉清等，皆光榮殉國。而謝文東、李華堂、王蔭武等敗類，則在此嚴重關頭，可恥的背叛了祖國，投降了日寇。中共東北黨的組織，鑒於形勢嚴重，乃一面改變黨和群眾組織形式與鬥爭形式，進行潛伏的地下工作，一面將抗日聯軍重加整理，依據吉林森林地帶，進行長期苦戰；同時出敵意料，猛烈展開黑龍江平原戰爭，連克依安、克山、拜泉及三肇（肇州、肇源、肇東）等地。

蘇德戰爭爆發後，日寇在東北增兵至八十萬，對抗日聯軍的進攻較前更為猛烈。我軍這時作戰條件空前艱苦，在得不到食物時，常以馬肉、樹皮、菌類充飢，在這種嚴重的情況下，我軍決定化

整爲零，總分宜和秘密的游擊隊，依據東滿之老嶺及完盡山脈與北滿東西與安嶺，進行游擊活動，在有利的條件下，襲擊敵人，如遇優勢敵人，則隱蔽於密林中，或作數百里的轉移，使敵人無法達到消滅我軍有生力量之目的。抗日聯軍就以這種英勇頑強的精神，一直堅持到一九四五年。雖在這種困難的歲月，抗日聯軍不但始終沒有向敵人屈服，而且在東北滿的濱（江）北（安）線和佳（木斯）綏（北）綫上，我×朋貴、張光迪等部，還向敵人作了不斷的攻擊。

一九四五年春，蘇軍攻陷柏林，美軍佔領琉球島，八路軍在冀熱遼廣大地區挺進，使東北抗日聯軍士氣大振，信心益堅。當蘇聯紅軍爲消滅日本關東軍而進東北時，抗日聯軍即迅速化零爲整，匯合過去一切潛伏的抗日力量，積極發動敵後戰爭。東北受敵人屠殺壓迫十四年的同胞，這時紛紛加入我軍，消滅敵僞，因此我軍得在短期間得到了巨大的發展，現僅東滿北滿的抗日聯軍，已發展十五萬人。

這就是東北抗日聯軍十四年來艱苦抗戰的簡史。這段歷史不但是中國共產黨和東北人民的無上光榮，也是中華民族和全中國人民的無上光榮。

二、對建設新東北的意見

問：你對建設新東北的意見如何？

答：東北的和平建設，是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我們東北人民同意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東北問題的原則，並願以下列數點獻於全東北同胞及全國賢達人士。

我們認爲，東北人民在捍衛國家民族，反對日寇的侵略戰爭中，是付出了極高的代價的。「九一八」時代的不抵抗主義者，無論今天裝得怎樣「愛國」，怎樣愛東北，他們對於東北是喪失有罪

恢復無功的。我們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東北的收復，乃是東北人民與中共所領導的東北抗日軍、華北八路軍，以血肉換來的勝利。東北人民有抗戰十四年的歷史，解放後應首先享有民主自由的權利，無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都應按照孫中山先生所主張與政治協商會議所決定自治原則，由東北人民自己管理，我們堅決主張東北應實行和平民主團結建設，以便發揮豐富的人力物力，則成爲建設新中國的柱石基地，保障東北國防的安全。現在有云，反動派要把東北置於軍事調處政治協商的範圍之外，拒絕在東北實行停戰命令與政治決議，而企圖在東北重演武力統一與專制獨裁之迷夢，甚至陰謀在東北挑起世界戰爭。反動派的這些惡毒的陰謀，乃是我們東北抗日聯軍和全東北人民所堅決反對的！

●我們認爲，東北問題應迅速以政治方法公平合理的協商解決，東北抗日聯軍及東北地方民主人士，應該而且有權力派自己的代表參加這一協商。

我們認爲，日本法西斯在東北的一切殘餘勢力、殘餘份子、日本走狗漢奸特務，以及他們的一切影響，應加以肅清。凡是在日僞指使下，反對過抗日聯軍及人民抗日運動的人犯，應加以逮捕審訊。我們最感痛心的是，有許多漢奸偽軍，現在居然得到國民黨內反動派的委派，以國民黨員、政府人員和政府軍隊的名義活動；甚至背叛抗日聯軍而投降日寇的可恥叛徒謝文東、李華堂、馬喜山等，現在也能稱中央軍，繼續魚肉東北人民。這種倒行逆施的辦法，是東北人民所不能容忍的。我們認爲，所有日寇禍害中國人民的保甲制、連坐法，關於旅行、居住、遷移、工商貿易的限制，均應一律廢除，決不能再變相因襲其陳套，作爲壓迫東北人民的工具。

我們認爲，凡是在十四年抗戰中受害區域的抗日人民，應加以調查撫卹救濟。

現在，東北抗日聯軍已在東滿北滿建立了統一指揮的東北人民自治軍司令部，直接統率着十五

萬主力部隊，並且與久在冀熱遼邊區抗日的八路軍以及原東北軍呂正操、張學詩、萬毅等部隊合組爲東北民主聯軍。這些抗戰有功的愛國軍隊，應該整編爲國家軍隊及東北地方保安部隊。抗日聯軍中抗日有功的將士，應予獎贈，殉國先烈的家屬，應予撫卹。在東北各通都大邑，應建立烈士紀念碑，東北人民十四年血淚鬥爭史，應列入國史、教科書，廣爲宣傳。

我們主張，「九一八」事變後流亡關內的人士，應給予便利條件，使其回到老家來參加新東北的建設。

我們贊助全國人士的主張，希望國民政府立即釋放張學良將軍及因抗日愛國而被逮捕的一切東北愛國人士。我們贊助和陸中蘇邦交，忠實履行中蘇友好條約，共同維護遠東和平。

三、接收東北主權應由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及東北抗日人民共同參加

問：你對國民政府派員接收東北有何意見？

答：我們東北人民是贊成國民政府派員來東北接收主權的，但我們認爲既然代表國家來接收，就應該由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士共同參加，而在東北堅持抗戰十四年的東北抗日人民，是最有資格最有權利被委派來參加接收東北主權的。而那些民族叛徒、漢奸、親日派、偽軍、偽組織人員和破壞抗日的特務份子們，則絕對不應有這種資格。此外，在東北民主聯軍駐防地區，東北的愛國人民已經選舉成立了地方民主政府，按照中蘇先生地方自治原則，國民政府當然應該予以承認。

四、堅決反對反動派發動內戰

我們也不反對國民政府派一部份軍隊來東北協同民主聯軍維持地方治安；但國民黨內有些反動派竟假接收東北主權爲名，在全國停戰之後，又在東北發動大規模的內戰，這一盤我們東北人民是堅決反對的！我想我可以不客氣的問問藉口接收主權來東北進行內戰的反動派：東北的主權只有你們這些東北的斷送者才能包辦接收麼？「九一八」時你們爲甚麼絲毫不來保衛這一主權？「九一八」後十四年來你們爲何不派一兵一卒來接收這一主權？甚至在「七七」以後，你們還一再想以恢復「七七事變前原狀」，即以割讓東北給日本作條件，來與日本締和，那時你們爲何絲毫都不關懷東北主權？難道這就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麼？由此可見，反動派在東北打內戰的藉口，絕對不能成立的。我們真正爲了國家民族，爲了東北主權，血戰了十四年，但是我們現在却只有二個最低限度的要求，這就是在東北不要打內戰，在東北實現和平民主團結建設。我們熱誠的希望，在蔣主席領導之下，與國民黨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人士親密合作，共同建設東北。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支持東北人民的要求，制止反動派的陰謀，制止東北內戰，使被蹂躪十四年來的東北人民，在回到祖國懷抱的時候，能享受和平民主的幸福。

(十月十日)

悼李兆麟（張壽錢）同志

——東北日報社論——

李兆麟同志被國民黨內法西斯特務份子殺害的噩耗傳來，使我們感到無限的哀慟！兆麟同志是中華民族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他從「一九一八」以來，始終是與東北人民在一起共患難同生死。他領導着東北抗日義勇軍、抗日聯軍與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進行了十四年的艱苦鬥爭。兆麟同志的被害，是東北人民的莫大損失，是中華民族的莫大損失，是中國共產黨的莫大損失。

自國民黨政府派人接收瀋陽、長春、哈爾濱，在這三大城市中，又籠罩着空前的恐怖統治。隨國民黨政府接收人員及國民黨軍隊一同開進東北各地的，就是大批國民黨內的法西斯份子、國民黨特務機關軍統局、中統局、中美訓練班和戰幹團，派遣了大批的法西斯特務份子、暗殺隊及別動隊，在東北各地，首先是在瀋、長、哈三市組織暗殺隊。殺害共產黨員、殺害東北民主人士、殺害蘇軍官兵，並進行各種陰謀活動，與日寇漢奸勾結組織暴動，製造挑撥事件。

國民黨法西斯特務份子，曾在瀋陽、長春、合江等地，先後暗殺中共黨員曹元勝、孫西林、高傑同志等一百餘人。這些特務份子在瀋、長、哈等大城市組織所謂「鐵血除奸團」、「青年鐵血團」等一類的血腥組織，到處送恐嚇信，張貼恐嚇的標語，大貼佈告。這類血腥組織——國民黨特務機關。在「一九、一八」、「一、二八」時曾廣泛的採用過暗殺當時抗日份子，藉以鎮壓當時的抗日運

動，如史量才先生、楊杏佛先生等，就死在當時的「鐵血除奸團」手裡。國民黨內法西斯特務份子，現在又把內戰時鎮壓共產黨、鎮壓反日民衆的血腥恐怖統治搬到東北來，企圖在東北恢復它的恐怖統治和獨裁專制。可是這種卑劣的手段與血腥政策，只能引起全東北人民的憤怒和反對。

國民黨內法西斯份子在東北與採用血腥恐怖政策同時進行的，就是與日偽殘餘勾結，在各處組織暴動，企圖破壞各地民主政府已經建立的和平社會秩序。如已被鎮壓下去的通化暴動和安東暴動，已被破獲的豐山暴動計劃和撫順暴動計劃等等。

此外，國民黨內法西斯特務份子，還在東北採用廣泛的「土匪政策」，由國民黨內法西斯特務份子各色機關中加委的日特、漢奸、土匪集團，到處的是：昨日尙爲虎作倀殘害人民的日偽特務，今日又以中央軍師長旅長之官銜作威作福了。東北人民異口同聲說：「中央師旅長如牛毛」，其多可想而知了。這些土匪到處破壞已經恢復的和平社會秩序，搶劫人民，殺人放火。這些土匪大部份是偽滿時代的警察、憲兵、特務，而且有不少的日本人，單就南滿千山山脈所俘獲的一萬五千土匪中，就有五千是日本人。現在大部份土匪已被肅清，繳獲證件頗多。雖然國民黨內反動份子還不敢公然承認，但當國民黨接收大員所到之處，這些土匪就公開闖入城市，毫無忌憚地搶劫人民。國民黨內法西斯特務份子這種暗殺、暴動、土匪政策，都遭受了失敗。可是我們要記住：國民黨內法西斯特務份子還沒有被擊破，還沒有被打倒，還沒有放棄它的血腥恐怖政策，而且還在變本加厲的繼續進行這種血腥恐怖政策。我們兆麟同志，又在國民黨內法西斯特務份子的血手中而犧牲了。

我們哀悼兆麟同志，就要從兆麟同志被害事件中得出教訓，警告全國人民與主張和平民主的人及每個共產黨員，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性，預防法西斯特務份子的襲擊。不要以爲國際法西斯倒了，就等於中國法西斯份子自動的也倒了；不要以爲國內和平了，就等於中國法西斯份子也不存在了。

，不要麻木不仁，不要疏忽，不要在順利的環境中，看不到困難的一面；更不要在困難的環境中失去前途。不要忘記了中國法西斯份子是和和平的敵人，他們正在動員破壞全國的和平，不要幻想和平會自然到來，和平要是經鬥爭才能取得的，有時是需要流血才能取得的；也不要因為法西斯特務份子的反蘇反共的猖獗，而失去和平前途的信心，和平是大勢所趨，一定要到來的。但是只有經過過折的艱苦的鬥爭，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

我們哀悼兆麟同志，就要從兆麟同志生平奮鬥的事業中學得教訓，他爲人民解放，爲民族解放，專業堅貞不屈的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光榮，是共產黨員的榜樣。由於兆麟同志及共產黨員所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的堅持不屈的抗日鬥爭，保持了中華民族的榮譽。兆麟同志生平奮鬥歷史，就是一輝十四年抗日鬥爭的歷史。

我們哀悼兆麟同志，就要繼承兆麟同志未竟的事業而努力，他的終身事業，就是爲中國人民解放而奮鬥的事業，就是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事業。

我們哀悼兆麟同志，我們就要繼承兆麟同志爲當前國內和平、東北和平的事業而奮鬥。兆麟同志當民族危機的時候，毅然決然的投筆從戎，進行了十四年的抗日戰爭。當迫切需要國內和平的時候，他又棄武就文，擔任中蘇友好協會會長，爲國內和東北的和平而努力。國民黨內法西斯特務份子，就是害怕國內和平與東北和平的實現。國民黨內法西斯特務份子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殺害他，正是因爲兆麟同志領導了哈爾濱人民和平民主運動，這時候正是哈爾濱人民廣泛的響應東北元老關武先生、關寶航先生、周鯨文先生等聲明，贊成中共中央解決東北問題的主張的時候。國民黨內法西斯特務份子之所以藉「函談國大代表問題」而殺害他，正是因爲法西斯特務份子知道他熱誠東北的和平。當我們紀念兆麟同志的時候，我們要繼承兆麟同志的和平而奮鬥。東北的和平，還需要

遇極大努力和相當困難的過程才能取得，不打破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骨子在東北進行內戰的行動，東北的和平是不能實現的。紀念兆麟同志，我們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取消特務組織，嚴禁恩育，在瀋陽市公安機關負責人，極端殘酷，明令通緝抗日民族英雄及將軍衛、實行圍剿。要求立即實現蔣主席保證人權及民主自由權利的四項諾言。

兆麟同志安息吧！東北人民，東北國共黨員，東北民主聯軍，將用鬥爭的勝利，來爲你報復！

兆麟同志的精神永垂不朽！

(三月二十日)

東北人士

一致主張政治解決東北問題

新華社記者近走訪東北名流，往詢問於東北問題及各地反革命遊行的意見。據東北政治協會徐壽鏡稱：吾人應先明瞭東北真象，萬勿輕信無根據之謠傳，即自然有遊行等舉動。如前傳蘇軍未佔東北，今蘇方已正式聲明表示已開始撤退。吾人應強調中蘇友誼，蘇聯絕非侵略國。整軍方案中已解決東北駐軍問題，亟願其迅速實行。前瀋陽市商會長趙廣認爲，陰謀份子所操縱之反蘇遊行，

，不要麻木不仁，不要疏忽，不要在顯利的環境中，看不到困難的一面；更不要去困難的環境中失去前途。不要忘記了中國法西斯份子是和平的敵人，他們正在動員破壞全國的和平，不要幻想和平會自然到來，和平要經過鬥爭才能取得的，有時是需要流血才能取得的；也不要因為法西斯特務份子的反蘇反共的猖獗，而失去和平前途的信心，和平是大勢所趨，一定要到來的。但是只有經過曲折的艱苦的鬥爭，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

我們哀悼兆麟同志，就要從兆麟同志生平奮鬥的事業中學得教訓，他為人民解放，為民族解放事業堅貞不屈的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光榮，是共產黨員的榜樣。由於兆麟同志及共產黨員所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的堅持不屈的抗日鬥爭，保持了中華民族的榮譽。兆麟同志生平奮鬥歷史，就是一部十四年抗日鬥爭的歷史。

我們哀悼兆麟同志，就要繼承兆麟同志未竟的事業而努力，他的終身事業，就是為中國人民解放而奮鬥的事業，就是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事業。

我們哀悼兆麟同志，我們就要繼承兆麟同志為當前國內和平、東北和平的事業而奮鬥。兆麟同志當民族危機的時候，毅然決然的投筆從戎，進行了十四年的抗日戰爭。當迫切需要國內和平的時候，他又棄武就文，担任中蘇友好協會會長，為國內和東北的和平而努力。國民黨內法西斯特務份子，就是害怕國內和平與東北和平的實現。國民黨內法西斯特務份子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殺害他，正是因為兆麟同志領導了哈爾濱人民和平民主運動，這時候正是哈爾濱人民廣泛的響應東北老前輩先生、國賢航先生、周鯨文先生等聲明，贊成中共中央解決東北問題的主張的時候。國民黨內法西斯特務份子之所以藉「西德國大代表問題」而殺害他，正是因為法西斯特務份子知道他贊成東北的和平。當我們紀念兆麟同志的時候，我們更應該為國內和東北的和平而奮鬥。東北的和平，是全國

遇極大努力和相當困難的過程才能取得，不打破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分子在東北進行內戰的行動，東北的和平是不能實現的。紀念兆麟同志，我們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取消特務組織，嚴辦兇首，在滿哈市公安機關負責人，撫卹遺族，明令追悼抗日民族英雄及將軍衛、實行國葬。要求立即實現蘇滿協保証人權及民主自由權利的四項諾言。

兆麟同志安息吧！東北人民，東北的共產黨員，東北民主聯軍，將用鬥爭的勝利，來為你報仇！

兆麟同志的精神永垂不朽！

(三月二十日)

東北人士

一致主張政治解決東北問題

新華社記者近走訪東北名流，往詢問於東北問題及各地反革命遊行的意見。據東北政治協會徐響曉稱：吾人應先明瞭東北真象，萬勿輕信無根據之謠傳，即冒然有遊行等舉動。如前傳蘇軍永佔東北，今蘇方已正式聲明表示已開始撤退。吾人應強調中蘇友誼，蘇聯絕非侵略國。整軍方案中已解決東北駐軍問題，亟願其迅速實行。前滿洲市商會長盧迺廉認為，陰謀份子所操縱之反蘇遊行，

其目的在於讓國共兩黨及中蘇與英美兩國，陰謀製造國內戰爭與第三次世界大戰。周鯨文認為，愛國主義必須在對內為民主化進步化，對外推進民族團結，吾人決不能以夷制夷，以外交解決內爭，如政府早日發表對蘇談判實情，也不致傳說紛紛，重慶學生亦不致根據此不負責方面的報導而跋涉遊行。他並稱：「東北的民主聯合政府，可安定地方，亦有助於外交上的商談」。閻賀航就東蒙問題對記者稱：東蒙問題係與安徽省的十三個蒙旗要求自治，絕非外傳所稱的共和國，現東蒙代表琪尼巴薩拉等已抵北平，當可真相大白。關於中蘇談判問題閻氏稱：「聞中蘇經濟談判範圍是沿長春鐵路的兩煤礦，一鍊鐵廠，一電力廠，一民營航空公司，由中蒙同辦，我國目前應該歡迎外資與技術的合作。」最後，他表示稱：希望政府立即放棄武力接收，必須和平解決東北問題。

旅張北北人士旋上月二十七日假華北聯大禮堂舉行座談會，抗議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進攻東北人民，屠殺愛國人士及進行反蘇反共活動的危害國家民族的罪行，到會有作家蕭軍、華北聯大林子明教授、邊區銀行經理關學文、張市社會局副局長戴新民（女）等二百五十餘人。林子明教授首先起立講話，感謝蘇聯紅軍將東北人民自日寇鐵蹄下解放出來，把淪喪十四年的主權又重新復還給中國政府。可是國民黨內法西斯份子却企圖抹煞這種劃時代的大事，誣蔑蘇聯為「新帝國主義」，對內則想把東北人民和民主勢力一腳踢開，把東北變成毫無自由氣息的反動巢穴。可是，東北人民是有力量的，決不會允許這些野心家再胡作胡為。林氏力主十四年來團結與領導東北人民反抗暴敵的共產黨人，應有其適當的地位，因為這是東北人民的要求。新自外間來華北聯大就學的東北學生封年顯等，敘述東北流亡青年在大後方的情形，許多愛國志士至今仍被關在集中營中，未得釋放，在東北許多參加過抗日聯軍的青年，今天也在被國民黨反動派當作「土匪」，瘋狂的加以殺戮，難道這些就是「愛護」東北人民與「愛護」東北土地嗎？繼有戴新民等多人講話，均認中共所提出的

主張，是解決東北問題唯一正確的途徑，會後大會通過致東北同胞及全國人民電，並籲請國民政府立即停止杜聿明軍向東北人民的軍事進攻，以政治方式解決東北問題，制止反蘇反共的特務活動，釋放張學良將軍及東北愛國政治犯，東北旅張同鄉會籌委會亦已當場產生，經推選蕭軍、林子明、關學文等爲籌備委員，即日起開始工作。

周保中將軍等通電控訴反動派暗殺

兆麟同志的暴行

重慶蔣主席、延安毛主席、重慶馮玉祥將軍、宋慶齡先生、邵力子先生、于右任先生、孫科先生、莫德惠先生、閻寶航先生、周錄文先生、民主同盟張瀾先生、黃炎培先生、羅隆基先生、左舜生先生、李資先生、章伯鈞先生、張君勱先生、沈鈞儒先生、全國各界領袖、各報館、各社團、各學校及全國同胞公鑒：

自日寇投降東北光復以來，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份子，派遣大批特務，潛入東北各地，勾結日偽殘餘，收買土匪，偷割居民，組織特務團，企圖將東北解放自由民主和平而奮鬥的進步人士，第

鬼極惡，無所不爲。本月九日，竟在哈爾濱市殺害前抗日聯軍第三路軍總指揮李兆麟將軍。艱耗傳出，全東北爲之震驚！各地同胞莫不痛心疾首，憤慨萬分。保中等在「九一八」事變後，爲了推翻日僞統治光復東北，共同苦鬥十四年之久，深知將軍之愛國精誠忠勇戰績，聞此噩耗，髮指眦裂，既傷心於將軍之慘死，更悲哀東北之前途，痛憤之餘，不得不將此次罪惡之慘案事實，訴之於我全國各界領袖、全國同胞、友邦賢達之前，以求伸張正義，剷除奸惡，肅清日僞殘餘和法西斯反動份子，爲將軍復仇！爲東北多難同胞謀一復萬之路！

李兆麟將軍在「九一八」事變後，化名爲張壽，在東北各地領導抗日救國運動，組織抗日軍隊，率領抗日聯軍第三路軍，馳騁於東北一帶，使日僞寇賊聞風喪胆，東北同胞無論男女老幼，莫不知張壽「將軍」之英名。將軍爲遼陽望族子弟，遠在「九一八」事變前，因目擊日寇橫行，實感桑梓允念，毅然捨家效國，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及中國共產黨。日寇侵略東北後，將軍受中共組織之命，化名冒險入熱河，幫助耿飜周等部抗日義勇隊，參加錦州地區的抗日戰爭。民國二十二年秋，轉哈爾濱市，擔任抗日救國會宣傳工作。二十三年與馮伍雲等組織珠河游擊隊，轉戰於松花江流域之十縣地區，到處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救國會，使日僞軍隊聞風喪胆。將軍又以抗日統一戰線爲號召，擴大抗日軍隊，擊潰日寇駐軍和討伐隊，剷除日僞官吏，爲民除害。各地人民對將軍之親愛，如同家人父子，將軍所到之地，民衆一致擁護，所以團結哈東及松花江兩岸抗日武裝，形成北滿有力黨有組織之抗日聯軍。抗日聯軍第三路軍形成後，將軍又擔任總指揮。當日寇動員龐大兵力運軍「剿伐」之後，東北抗日聯軍轉入極端困難時期，將軍率領第三路軍主力，轉移到小興安嶺區，開闢龍江及嫩江流域之反日游擊區域，進攻黑龍江平原冰天雪地中，不斷給日寇僞軍以重大打擊。

南滿抗日血淚史，爲滿清李將軍所記，在七百里長城，將軍奮其偉績。東北最後解放鬥爭之日，將軍冒險而入哈爾濱地區，佈置總部，於濱北、X黑、濱西諸鐵路沿線，擾亂日寇後方，驅逐蘇聯紅軍迫使日寇投降，完成東北解放事。去年十月初，北滿人民飲水思源，酬德報功，推任將軍爲松花江省政府副主席，並被選舉爲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委員長。將軍在哈半年有餘，爲東北和平民主奮鬥，與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推誠相見，與國民黨進步人士坦白合作，遠近無不欽服。將軍昔日堅貞不拔以抗日救國，今日則鞠躬盡瘁以求建立和平民主的新東北。試問天下有良心人，將軍除造福東北同胞外，有何罪愆？而國民黨內之法西斯份子，竟以將軍十四年抗日救國爲罪，以反內戰爭求民主和平爲罪，竟敢伸出血腥魔手暗殺將軍。三月九日上午四時，將軍受松花江省政府邀商談國大代表事，不料竟被法西斯特務份子於哈市水道街九號門牌屋裡用刀殺死，翌晨慘案即被發覺，法西斯匪徒不及毀屍滅跡，使此次滔天罪惡令人髮指之恐怖慘案，得以暴露於全國人民之前。回憶將軍之頭顱，日本法西斯軍閥曾用重金購求，用高官引誘，用大兵圍攻襲擊，而不可得。今在東北解放之後，法西斯匪徒竟敢殺害將軍，請問個人是可爲執不可爲？是可忍執不可忍？國民黨內法西斯份子此種殘無人道之暴行，並非偶然。此輩以破壞政協決議國內和平民主團結爲目的，在內地則煽動反蘇反共，毒打爲民主和平奮鬥之進步人士，在東北則有系統有計劃的殺害抗日聯軍有功國家民族之將領。去年十月十一日，通化法西斯特務，將我陳德山等三人戮殺，在木蘭縣城，則殺害趙連峯、趙連仲等四人，枕口則有特務擊斃我張錫昌部下之工作人員十二人，在合林市，安安局副局長殷大吉遭特務份子毒手，最近又有王維麟被特務槍殺殞命。上述被害諸人，均爲東北抗日聯軍久經戰鬥之幹部人員，在東北堅持抗日多達十四年之久，東北人民視爲民族英雄，而法西斯特務份子則視爲仇敵，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快。

此不僅居心險惡，手段卑劣，而實欲使我東北人民重淪黑暗地獄，使我全國同胞復淪於悲慘恐怖水深火熱之境地，法西斯份子實爲我中華民國之毒賊，此毒不除，害將無底！

當我國法西斯組織初生之時，即帶來國家民族亙古未有之大禍，爲虎作倀，使日寇順利的侵佔東北，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戰，若輩則以手槍、炸彈、綁架、毒打、扣押、逮捕、屠殺愛國志士之手段，幫助日寇阻擾抗戰。及至抗戰實現，若輩又百般破壞統一戰線，（電碼不清數十餘字）今抗戰成功，若輩竟無恥竊取抗戰勝利果實，致使此果行發酵，立刻變爲兄弟鬩牆之戰爭。迨至政協成功，和平有望，而若輩竟挺而走險，採用卑劣手段，肆意挑撥。必欲造成內戰，以至第三次世界大戰，然後方快，是欲使我中華民國重復走入衰亡淪落之途，使全世界人民重陷戰爭之中。因此，保中等不得不向我全國同胞呼籲實行下列各項辦法：

（一）立即解散特務組織，並將其首領份子及殺人兇犯交法庭治罪，實現蔣主席保障人權及民主自由之四項諾言。

（二）要求緝獲刺殺兆麟將軍的兇犯，並嚴懲主使者，將負哈市治安責任之公安局長及松江省警務人員撤職查辦。

（三）應請國民政府明令公佈，正式承認由十四年在東北堅持抗日之抗日聯軍所編成之東北人民自衛軍，整編國防軍，由政府保障抗日聯軍有功人員及其家庭，撫恤遺族，並救濟受敵僞殘害之人民。

（四）國府明令褒揚李兆麟將軍，實行國葬，並昭雪一切被法西斯匪徒殺害烈士之奇冤。

（五）允許東北人民自衛軍派遣隊伍，到哈爾濱、長春各城市，以保護抗日聯軍之工作人員家屬。此項辦法實爲消弭民憤，樹立國家威信，排除奸惡，鞏固和平團結之有效手段。保中等百戰餘

生，只知愛國，大義凜存，雖死不辭，誓率全軍將士奮鬥到底，剪惡除奸，爲死難烈士復仇！披瀝陳詞，屏營待命，並誓有以救之！東北人民自衛軍司令（即抗日聯軍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及前抗日聯軍各將軍馮仲海、李延禧、王效明、王明貴、柴世杭、陳大凡、于天放、李純五、姜信泰、齊運昇、范德林、彭施魯、陶桐峯、金竹衆、張廣軍、王友、王在、邊施德、嚴廷賓、陳雷、劉壽、談×清、楊清海、李精一、于化雨、張文、程飛、韓光、朴新揚、李光、胡松、靳克×、朱劍海、李德山等率全軍十五萬將士同叩。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八日。

東北問題的歷史真相

喬木、田家英

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的宣傳機關，最近連續發表了許多關於東北問題的言論，居然把自己描寫成爲「救國主義者」，說他們歷來就認爲「東北的存亡就是中國的存亡」，說他們「過去爲了這個地方流了無數的血」，而對於堅持東北抗日戰爭十四年的中國共產黨人及其所領導的抗日聯軍，居然問出：「他們是那裡來的？」說他們「不容存在」。東北問題的歷史，從九一八算起到現在，

還不到十五年，個人就是沒有親歷的，也大都耳熟能詳，反動派居然如此任意顛倒黑白，真是太狂妄了！現在反動派既然提出這個問題，那麼我們就不能不把這段歷史簡單的回顧一下。

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東北，不是突然的。民國十七年，即國共分裂的次年，國民黨內反動派對日寇出兵山東，在濟南造成五月三日的慘殺，中國外交特派員蔡公時等大慘案。就已作了可恥的屈辱。在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竟與日本共同發表聲明書說：「中日兩國政府，對於去年五月三日濟南所發生事件，雙方鑒於兩國國民固有之友誼，及兩國政府與國民現頗切望增進睦誼，故視此不快之事情已成過去，以期兩國國交益臻敦厚，特此聲明。」尤其可恥的是，反動派甚至要求日軍延期撤退，以便自己進行內戰，使日本帝國主義第一次透澈認識了中國反動派，所說「民族主義」「救國主義」的真面目。接着，反動派又以武力佔領中東路，向蘇聯挑戰，並挑動東北軍將領入關，參與內戰，使日本對東北的侵略更加有據可乘。民國二十年七月，在吉林高寶山，日軍驅使朝鮮人，驅趕的田，造成衝突，死傷中國邊民多人。隨後日人又鼓動朝鮮各地排華，慘殺華僑數以千計。這時東北危機已經嚴重到極點。但是，當時國民政府當局所謂「鐵血保衛東北」的辦法，却是「通令各軍，遇有日軍對陣，務須慎重避免衝突。」同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隊就在中國當局「避免衝突」的方針下，輕輕佔領了瀋陽，不上五天，就差不多佔領了遼甯、吉林兩省的全部。這時國民政府當局又告訴東北駐軍：「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事件擴大，絕對抱不抵抗主義。」九月二十二日，國民政府並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說：「現在政府以此案件訴之國聯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十一月，政府外交當局更訓令施肇基，向國聯提議設錦州中立區，就是說，他們承認錦州以東的東北三省日軍佔領，中國軍隊一律撤入山海關以內。這時東北雖然有部份軍隊違反當局的不抵抗方針，但政府方面卻極力主張不抵抗，在「內

無異軍外無援兵」(馬占山通電)「彈盡援絕」(蘇炳文通電)的情況下，宣告失敗。東北三省從此便淪陷了十四年之久。

反動派對於日本的侵略，雖然「絕對不抵抗主義」，對人民的抗日救國運動，却是「絕對抱抵抗主義」的，今天東北是已經收復了，東北的領土主權是已經復歸我有了，反動派却「非常勇敢」的威脅和欺騙群眾，舉行所謂進行示威，高呼所謂「武力收復東北」「打回東北去」的荒謬口號。但是，當東北被日本帝國主義所併吞，中國的人民與中國的學生完全自覺的舉行抗日愛國的遊行示威，要求真正「武力收復東北」「打回東北去」的時候，反動派是怎樣對待的呢？民國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學生去南京外交部請願，與軍隊衝突，受傷十餘人。十月十日，廣州學生檢查日貨，竟被軍隊槍斃死傷十餘人。十一月以後，學生請願者更衆，當時學生愛國的熱潮，可以從生瀋週刊的記載看到一個面：「滬上諸同學，在車站待車時，受當局多方留難，復經長時間的飢寒困苦，已艱難備嘗。十二月二十六日赴國府請願後，鶴立於雨。之中過夜，一任風雨。寒之肆虐者一人。貧者，對此萬餘純潔忠誠大公無私的青年男女，必不能自禁而痛哭致敬，油然而生熱淚的悲感和同情。」然而，反動派是否具有這幾希人性呢？是請他們坐汽車吃麵包嗎？是由中央社中央日報加以歌頌嗎？否。十二月五日，北平學生在南京示威時，南京衛戍司令部派兵，毆傷學生×餘人，逮捕一百八十五人，武裝押送回平。同月九日，上海國民黨市黨部鄒榮和毆打了北大、中大學生派往上海的代表。同月十七日，南京憲兵開槍射擊，死傷示威學生數十人，逮捕示威學生六十二名。十八日拂曉前，南京衛戍司令部派六十一師直屬部隊、二團憲兵，一團保安隊，包圍學生住所，宣佈戒嚴，於晨五時，安徽、江蘇、上海、北平各地學生，分批被用運貨車押送南京。同日，大原學

還不到十五年，個人就是沒有親歷的，也大都耳熟能詳，反動派居然如此任意顛倒黑白，真是太狂妄了！現在反動派既然提出這個問題，那麼我們就不能不把這段歷史簡單的回顧一下。

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東北，不是突然的。民國十七年，即國共分裂的次年，國民黨內反動派對日寇出兵山東，在濟南造成五月三日的慘殺，中國外交特派員蔡公時等大慘案，就已作了可恥的風聲。在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竟與日本共同發表聲明書說：「中日兩國政府，對於去年五月三日濟南所發生事件，雙方鑒於兩國國民固有之友誼，及兩國政府與國民現願切望增進睦誼，故視此不快之事情已成過去，以期兩國國交益臻敦厚，特此聲明。」尤其可恥的是，反動派甚至要求日軍延期撤退，以便自己進行內戰，使日本帝國主義第一次透澈認識了中國反動派，所說「民族主義」「救國主義」的真面目。接着，反動派又以武力佔領中東路，向察聯挑戰，並挑動東北軍將領入關，參與內戰，使日本對東北的侵略更加有機可乘。民國二十年七月，在吉林萬寶山，日軍驅使朝鮮人，強據的田，造成衝突，死傷中國居民多人。隨後日人又鼓動朝鮮各地排華，慘殺華僑數以千計。這時東北危機已經嚴重到極點。但是，當時國民政府當局所謂「鐵血保衛東北」的辦法，却是「通令各軍，遇有日軍對陣，務須慎重避其衝突。」同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隊就在中國當局「避其衝突」的方針下，輕輕佔領了瀋陽，不上五天，就差不多佔領了遼甯、吉林兩省的全部。這時國民政府當局又告訴東北駐軍：「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事件擴大，絕對不抵抗主義。」九月二十二日，國民政府並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說：「現在政府以此案件訴之國聯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全國軍隊對日軍退避衝突。」十一月，政府外交當局更調令施肇基，向國聯提議設錦州中立區，就是說，他們承認錦州以東的東北三省由日本佔領，中國軍隊一律撤入山海關以內。這時東北雖然有部份軍隊逃反官場的，但都無濟於事。政府當局更調了施肇基，在「內

無異草外無接兵」(馬占山通電)「彈藥接絕」(蘇炳文通電)的情況下，宣告失敗。東北三省從此便淪陷了十四年之久。

反動派對於日本的侵略，雖然「絕對不抵抗主義」，對人民的抗日救國運動，却是「絕對抱抵抗主義」的，今天東北是已經收復了，東北的領土主權是已經復歸我有了，反動派却「非常勇敢」的威脅和欺騙群眾，舉行所謂遊行示威，高呼所謂「武力收復東北」「打回東北去」的荒謬口號。但是，當東北被日本帝國主義所併吞，中國的人民與中國的學生完全自覺的舉行抗日愛國的遊行示威，要求真正「武力收復東北」「打回東北去」的時候，反動派是怎樣對待的呢？民國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學生去南京外交部請願，與軍隊衝突，受傷十餘人。十月十日，廣州學生檢查日貨，竟被軍隊槍斃死傷十餘人。十一月以後，學生請願者更衆，當時學生愛國的熱潮，可以從生活週刊的記載看到一側面：「滬上諸同學，在車站待車時，受當局多方留難，復經長時間的飢寒困苦，已艱難備嘗。十二月二十六日赴國府請願後，鴛立於雨，之中過夜，一任風雨之寒之肆虐者一人，甚至有病者不支而倒地者，全體一心，至死不去。其悲壯哀痛犧牲義勇的精神，尙尙有幾希人信者，對此萬餘純潔忠誠大公無私的青年男女，必不能自禁而肅然起敬，油然而生無限的悲感和同情。」然而，反動派是否具有這幾希人性呢？是請他們坐汽車吃麵包嗎？是由中央就中央日報加以歌頌嗎？否。十二月五日，北平學生在南京示威時，南京衛戍司令部派兵，毆傷學生十餘人，逮捕一百八十五人，武裝押送回平。同月九日，上海國民黨市黨部派架和毆打了北大、中大學生派往上海的代表。同月十七日，南京憲兵開槍射擊，死傷示威學生數十人，逮捕示威學生六十二名。十八日拂曉前，南京衛戍司令部派六十一師直屬部隊、二團憲兵，一團保安隊，包圍學生住所，宣佈戒嚴，於晨五時，安徽、江蘇、上海、北平各地學生，分批被用運貨車押送津京。同日，大原學

生到國民黨省黨部請願，省黨部糾察隊開槍擊傷學生三人，並用木棍擊傷學生代表二十餘人。

……這就是反動派對付當時真正要求保衛東北領土主權完整的群眾愛國運動的手段。不久以後，在二十一年一月，政府當局乾脆把官辦的抗日運動也禁止了。二二八前夜，上海市政府答覆日本領事的信，還說：「來函所提關於取締抗日運動一項，現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有越規違法行為，令行取締。至於其他各抗日團體，並已令局予以取消。」到了二二八戰爭，在反動派破壞之下失敗，簽訂上海停戰協定的時候，反動派更在會議中對日本作了全面取締抗日的諛解。於是，不但武裝抵抗叫做「越軌」，遊行示威叫做「越軌」，就是公開主張恢復東北抗日愛國也叫做「越軌」，也就是犯罪，因而後來也就有無數的愛國罪犯。一方面對日本的侵略全面不抵抗，一方面對人民的愛國運動全面抵抗，中央日報所謂「誓救中國」的「誓願」，其內容就是指此。

反動派對於自己可恥的不抵抗政策，歷來總是辯護說，只有如此，才能緩和日本的進攻。但事實如何呢？從淞滬戰爭被賣，抗日運動被取締，直至西安事變爆發的五年間，日本的進攻是緩和了嗎？恰恰相反，是更積極了。卅二年元旦，日本進攻山海關。二月底，又進攻熱河，這在一個星期以內，就佔領了承德。日本緊接着又向長城各口進攻。當時政府軍事當局對於二九軍等部在長城的抵抗，仍然不予支持。所以，四月五日馮相伯、章太炎、沈信卿發表宣言說：政府的政策是「陽作的國民黨當局，就公然宣稱：「國家的大患，不在於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須知道我們革命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東三省熱何失掉了，自然在號稱統一的政府之下失掉的，我們應要負其責任，不過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講，却沒有多大關係……日本佔領了東三省、熱何，革命黨最

不能負責的，失掉了是於革命無所損失的。○同月十日同一黨局又演說：「左匪未剿清之先，絕對不能抵抗日，違者即予嚴厲處罰！」在這種特別「激刺主義」的演說指導下，在五月三十一日，政府代表蔣總統，便與日本同盟軍代表岡村少將，簽訂了「彼此為片職等以來在滿洲國內的共同防務醜惡更喪權辱國的條約」——出賣東北、熱河、遼東四百萬方里土地的塘沽協定。塘沽協定的內容是：「(1)中國軍隊立即撤至延慶，昌水、高麗營、通州、順義、香河、寶坻、林亭口、蘆台所屬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再前進，及不行一切挑撥擾亂之行為。(2)日本為確保第一次履行之情形，可用飛機和其他方法視察，中國方面應加以保護，並給以方便。(3)日軍認為中國軍隊已撤至第一次協定之線，不再越過該線追擊，且自動撤歸長城線。(4)長城線以南第一次協定之線以北及以東地區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負責任之。」今天日稱：「東北在中國的生命線」的人們，在軍個協定裡，却公然把東北四省作為日本的「生命線」，公然認定長城為中國國界，而在長城以南的大片土地上，中國還不能駐兵，還要保護日軍前來「視察」，還要保證「不行一切挑撥擾亂之行為」○反動派為了忠實執行這個出賣東北的「誓願」，確是「站在革命的立場上」，採取了「殺血政策」，緊接着塘沽協定的簽訂，反動派首領何應欽，廣調集十餘萬大軍，予「擾亂」日寇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以「最嚴厲處罰」○在同盟軍方振武、吉鴻昌所部突圍挺進遼東抗日時候，可應欽竟派嚴同要求日軍協力圍攻，事後還發表誓而談話說：「關東軍電覆，充分諒解，因方言仍揭抗日旗幟，如不限期退出非武裝區域，關東軍將予以討伐。」結果同盟軍就在反動派這種「鉄血出賣東北」，與日滌陸空軍的共同「討伐」之下失敗了。同盟軍中抗日最得力的民族英雄中國共產黨員吉鴻昌將軍，就英勇犧牲在賣國賊的刀下了。但是查所謂「救國主義」者看來，長驅直入又有多大關係呢？「東北的存亡就是中國的存亡」，但是東北的存亡，「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講，却没有多大關

係」，「失掉了是於革命無所損失的」。那麼，全國的存亡「始在革命的立場上講」，又有甚麼損失之可言呢？因此日本的侵略愈深入，中日親善的空氣也就愈濃厚。二十四年二月一日，政府當局發表談話說：「我國同胞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爲理智道義之指示，制裁一時衝突及反日行爲，以示信誠。」二月十三日國民政府再一次明令：「敦睦中日邦交。」這種「堂堂正正」「敦睦邦交」的結果，首先便是塘沽協定擴大及於察察兩省的全部。二月二日，奏德龍與日本代表簽成協定，規定察東各地，中國不得駐兵，五月底，何應欽與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梅津成立協定，其事實的表現爲：（一）中國取消河北省及北平天津兩市國民黨支部。（二）中國撤退駐河北省的東北軍及中央軍關麟徵、黃東與憲兵第三團等部。（三）河北省主席于學忠與北平天津兩市長撤職。（四）撤消北平軍分會政訓處。（五）停止河北的反日運動。六月七日，國民政府除按日本要求，撤察哈總督主席宋哲元外，同日上海日本領事與武官，以東北愛國志士社重選所編「新生」週刊二卷十五期刊載「閱話皇帝」一文，說了一句日本的昭和天皇研究生物學，會比做皇帝的成績大些，向上海市政府和國民政府外交部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嚴辦該文作者、編輯、以及對該文應負責的一切政府人員，解散上海圖書檢查委員會，「新生」停刊、國民黨國民政府應向日本謝罪，並切實保障以後不發生同類不對行爲等等。國民政府一一照辦，並撤上海公安局長職，判決社重選徒科一年。六月十日，國民政府重申「敦睦友邦」，規定「凡以文字圖書或演說爲反日宣傳者，均處以妨害邦交罪」。

七月七日，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又聯名復令：「此次「新生」犯禁，確有不對之處，殊屬妨礙邦交，以後國民須尊敬日本皇家之尊嚴，並禁同類之惡舉，違背嚴懲不貸。」二十四年冬，華北形勢更形危急，十一月二十五日，殷汝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二十六日，國民政府令撤北平軍分會，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等爲委員。十二月九日和十六日，並

平學生先後舉行愛國示威，被軍警鎮殺，受傷被捕者甚衆，全國各地紛起響應，但都遭受殘酷的鎮壓。二十五年六月，日寇又糾合溥王、李守信、王英等，在察北成立偽蒙古自治軍政府，並於八月進攻綏遠。經過了九一八以來五年多的不抵抗主義（或者說中央日報所譏的救國主義），中國的形勢到這時真是危險極了。但是直到這時為止，國民政府當然還是堅持着「在匪未剿清之先，絕對不能言抗日的方針」。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國民政府又重申陸軍令。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韬奮、章乃器等七人被捕。十二月間，東北軍聯合西北軍，抱着滿腔熱血，請求停止內戰，武力收復東北，受到當局的嚴重拒絕，當局並表示「無論如何，此時須討伐共產黨」。均望打回東北去均望武力收復東北的東北軍，這時再也忍不住了，因此爆發了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由於中國共產黨的調解，西安事變是和平解決了，但是始終仇視愛國軍民打回東北去的反動派，却把東北軍摧殘殆盡，並把張楊兩將軍一直幽禁到現在。

直接由東北問題引起的西安事變，結束了不抵抗主義，而促成了抗戰的爆發。雖然如此，就在抗戰以後，國民黨內的反動派，却仍然公開主張以放棄東北爲對敵求和的條件。譬如在二十七年十二月出版的國民黨內反動派機關刊物「血路」第四十四期中，陶百川（他在很長時期內是中央日報總編輯）就以「日本極願罷戰言和」爲題寫道：「我們以爲日本的確有誠意與中國罷戰言和，應該立即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即：（一）日本應盡撤「七七」後佔領區域內的陸海空軍，而留中國軍隊回師駐防。（二）日本應盡撤其南北大小的傀儡組織，而由中國政府自由行使其職權。」這裡所謂日本極願罷戰言和，實際上不過是反動派極欲投降妥協的雅稱，而他們所準備的投降條件，正是出賣東北，出賣熱河，出賣冀東，承認所謂「滿洲國」，承認蘆溝橋事變以前冀東察北一切偽政權，承認蘆溝橋事變以前華北的亡國狀態。在二十八年一月的國民黨五中全會中，國民黨當局公

然負責宣佈：「抗戰軍興，是為恢復北平起見以前問題。」這顯出對讓東北給敵求和的言論和行動，自此愈加惡感。一時僅僅因為日本帝國主義還難徹底，才使投降妥協的活動者沒有達到自己畢生的目的。但是，反動派以後就放棄投降活動決心放復東北了嗎？沒有，他們所表現的「放復東北」的「決心」，只是把自己的頭一直縮到離東北最遠的雲南貴州，而命令自己在華北前線的幾十萬軍隊投降日本，與日本共同進攻堅持打到鴨綠江邊靠近東北邊，近並有一部已經投入×××八路軍。

中央社和中央日報等等所鼓吹的所謂「救國主義」，所謂「東北的存亡就是中國的存亡」所謂「歛血保衛東北」，「武力收復東北」，「爲了這個地方流了無數的血」云云，其歷史的真相，就是這樣的事實。反動派無論在今天長了多少個造搖的舌頭，他們對於東北是喪失有大罪，收復無寸功，這個歷史的判決已經是無可爭論和無可挽回的了。

日寇口中的東北抗日聯軍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在東北進行了十四年的英勇戰鬥。但是法西斯反動派企圖掩蓋別人的眼睛，造謠撒謊，不顧事實狂叫甚麼「東北從來就沒有共產黨軍隊」，「民主聯軍是從那裡來的？」等等。現在我們從日偽的報章文件上，摘錄出一些挨打十多年的日寇和漢奸，對於東北共產黨人所領導的抗日武裝的記載，作為拆穿那些撒謊造謠的一點材料。在日寇口中，自然對抗日運動只能是歪曲的報導。但我們都照原文錄出，只在必要時附加一些按語。這些日本法西斯和漢奸們的文件，把中國共產黨人和愛國的人民武裝，都稱之為「匪」，這是當然的事。愛國的中國人民，法西斯匪徒污蔑為「匪」，這不是恥辱，正是一種光榮。所以這裡我們也不加更改，只在這類詞句之上附加一個括號。從這些文件可以看到：日本法西斯匪徒們和漢奸雖然對東北的人民武裝百般辱罵，歪曲掩飾，究竟還是不能不透露出一些無可隱諱的事實。從這些文件也可以看到：中國法西斯份子們的不承認東北抗日人民武裝，是下流無恥，信口雌黃到了甚麼程度。

★★★★★★★★★★★★★★★★★★★★

★★★★★★★★★★★★★★★★★★★★

日寇一踏上東北便遭到了有力打擊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七日，偽滿「大同報」社論「全面和平」中說：「新中國政府」當前極端嚴重問題，便是「滅共」，若不剷除「共禍」安能得到全面和平……國內（按：指偽滿洲國）之「共禍」亦有相當歷史，「匪衆」之騷亂，由來已久。往者事變（按：指九一八事變）以來，即有小股「匪衆」擾亂民心，游擊活動，經常予我以巨創，此爲昭昭在人耳目之事，勿庸諱言。其後因我國經濟統治政策之強化，經濟事犯並反抗抗日思想之武力鬥爭趨勢漸趨，終至變成蔓延形勢。……對於以上趨勢，爲特質之思想運動之徹底取締，及治安工作之積極強化，是本年內司法與軍事上首要設施。……確保國內治安，確是實現全面和平有力之一翼。」

民國二十二年後在中共領導下成立了東北人民革命軍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偽滿警察協會出版偽滿警務總局，警務科長關部善修著：「滿洲國治安小史」一書中說：「治安工作這時（按：指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之後）漸入正規，本期中值得注意的是：「匪國」分成小股，蟠踞在偏僻的山地，盛行襲擊縣城、列車等事件。同時作爲共產黨一翼的「共匪」，逐漸抬頭」。

「這些小股「匪國」當進行「討伐」時，便逃入高粱田或山中。一旦「討伐隊」離開，便又集合起來進行襲擊，以一千至三千的「匪」力襲擊每日軍駐屯的縣城。」

「特別值得記述的是：滿洲事變後，在磐石附近活動的中國共產黨縣委，組織了武裝游擊隊，並稱爲紅軍。到大同二年（民國二十二年）九月，成立全國之首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楊靖宇）同年十月南下，侵入奉天省的金川、柳河、濛原各地。」

「吉林省方面：大同元年末，有着很長歷史的間島方面的共產黨「匪衆」取得武裝彈藥，編在反日游擊隊。次年十月在靖安軍大規模「討伐下」匪團中的王德林「匪」徒逃往甯安。東甯方面，吳義成「匪」，逃往甯安，穆稜方面，殘存的「兵匪」便和間島方面的「殘匪」合作收攷「土匪」，於康德元年（即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在延吉縣組織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團第一獨立師。同年九月末更組織第二獨立師……………」

「在這一期間內，（按：爲民國二十三四月至二十四年九月）由於肅清工作的滲透，「政治匪」（按：指東北軍及其他抗日部隊）「沒濟土匪」（按：指人民自發組織的抗日武裝滅亡的現象，非常顯著。相反的「共匪」的勢力却繼續擴張，對前兩者具有領導作用，最後終於統一了抗日戰線，這一期間的「匪團」雖在數量方面比過去減少，但在質的方面則愈益進展。行動積極活躍，而且帶有思想問題的性質。」

「康德元年（民國二十三年）「匪賊」漸形活躍到高梁繁盛時期，數達四萬。第二期治安工作以後，東滿地帶奉、吉省境東邊等地的殘存「匪賊」，在數量上甚比建國以來的時期爲少，但在質的方面有了飛躍的變化。「殘匪」中不論「政治匪」（按：指各種抗日軍隊）「土匪」（按：指人民自發組織的抗日武裝）這之愈急，也就更加興旺起來。康德元年三月，依蘭地方農民因不滿收購土地，發生暴動，使一般士民及「匪賊」的抗日思想更爲高漲……………」

「這些部隊及東北人民革命軍除第一軍第二軍外，更於康德二年一月，在珠河縣編成一軍，以

趙尚志爲軍長。以後由於日「滿」軍的不斷討伐，和各種治安工作的進展，使各「匪團」不能不分成許多小股，同時處於困境。結果遂使具有對抗思想的不同「匪團」以至在本質上根本不相容的「匪團」之間，促成了因自衛而建立的相互協助。「共匪」的思想，便從潤到這些「匪團」的幹部，以至隊伍中。同時「共匪」則致力於以下層統一戰線爲目標的聯合戰線，努力爭取其他「匪團」的下層。」

「康德元年（即民國二十三年）春，南下侵入省內的「共匪」，曾使東邊道的治安感到威脅，當時以楊增字爲首的「共匪」，駐在東邊道東北隊的柳河、金川、輝南各縣。此外在各地的「土匪」有王鳳閣（三零零）、活動於通化、臨江、輯安、油陽一帶。二零零活動於臨江、通化、輯安（馬興山）一帶。二二零活動於臨江縣西北部、金川南部一帶。一五零活動於興京、清原、柳河一帶。仁義軍（一零零）活動於桓仁、興京一帶。大善人（一二零）活動於臨江縣西北部，輯安縣北部老長青（一五零）活動於興京、桓仁、柳河、通化縣境。「四季好」（一零零）活動於輝南、金川、濱江縣境一帶。「趙旅」（二零零）活動於輝南縣東北部。其他尚有梁瑞鳳率領的朝鮮革命軍在興京、通化兩縣。到康德二年（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以上「土匪」除王鳳閣以外，均成「共匪」或在「共匪」的支配之下。」

「吉林省方面：康德元年春，在延吉縣成立的「共匪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該年春因「討伐」而轉移至安圖縣。康德二年春，中共東滿特委發表新指令：命王德泰收拾殘局。王德泰以原來的人民革命軍的殘黨爲基礎，編成東北抗日救國軍第二軍。在延吉、和龍、安圖各縣及汪清、琿春、兩縣的一部進行游擊。另一部份在王德泰的指示下，由甯安方面潛入汪清北部，糾合各地的「共匪」及人民革命軍的殘黨，編成半共半兵性質的「匪團」。東北抗日軍和王德泰相呼應，在東部國境

的東甯、懷德兩縣及汪清、琿春兩縣的北部進行活動。密山、虎林方面：有徐司令李司令等一千五百人盤踞着。在王德林的指示下活動。松花江沿岸地帶，自康德元年春，依蘭暴動事件以來，成了從來未有的混亂地帶。賓縣方面：有趙倫志統率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拉濱線方面：王德林等「匪」則與「共匪」「合流」。

敵人加強毒辣的「治安」工作，只有中共領導

導下的抗日武裝，能繼續存在並繼續發展

在那本「滿洲國治安小史」中說「潘陽事變（按：指九一八事變）以來，所發生的「政治匪」和「土匪」都凋落了，只有全國的中共「匪團」仍然殘存，並企圖進行激烈的抵抗，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中旬，以關東軍為中心日「滿」軍警和有關機關結成一体，仍然實行了劃期的秋季「治安肅清」工作。這一工作以濱江、吉林、開島、奉天、安東五省為重點，尤以國內共產份子和反「滿」抗日份子的潛行暗躍不可輕視的。故欲將彼等思想份子消滅。……秋冬兩季「肅清」工作之結果，迫使已於上年度開始顯露的「匪團」傾向日益顯著而成為不可避免之事實。傾向之一，即為「匪團」不能不結集於警備力薄弱之特定地域，以至形成「匪域地帶」……傾向之二，從來主義相同的「匪團」不用說，即利害完全相反的「匪團」，也不能不互相接近，團結於反「滿」的口號之下，聯合起來與「警備機關對抗。傾向之三由於工作（按：指敵偽治安工作）的發達，「匪團」絕對不可能作為純粹的「土匪」或「政治匪」而繼續存在。如果不與「共匪」合流，則必須歸順，或解散潛伏，此外別無他途。」

東北抗日聯軍的成立

「滿洲國治安小史」中這樣說：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在中國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議之下，發表了「關於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在這個所謂八一宣言上面，要所有願意抗日救國的部隊，即紅軍、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地反日義勇軍，組織統一的全國抗日軍——抗日聯合軍。中共如此的指導號召，和我國內滿清工作之進展，促使國內「匪團」醞釀成統一戰線之趨勢。於是東北反日聯合軍政擴大聯合會議，便於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在湯原縣境內召開了。出席「匪首」有趙尚志、李延祿、夏雲階、馮治綱等，結果在同年九月二十日以第一軍長楊靖宇，第二軍長王德泰，第三軍長趙尚志，第四軍長李延祿，第五軍長周保中，第六軍長×××，以及湯原游擊隊，海倫游擊隊的名義，發表了「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

「如上所述，「共匪」統一了抗日戰線之後，其行動日益尖銳化，……對民衆的宣傳日益活躍。同時在整個南北滿積極興警督察署、督察隊、兵器庫等等，強行搶奪武裝……」

抗日聯軍成立後，轉戰南北聲勢浩大

「滿洲國治安小史」中說：

「……關東方面：擬定了從一九三六年四月到一九三九年三月的「滿洲國治安肅清計劃大綱」，三年的計劃，我國政府方面也擬定了「三年治安肅清計劃大綱」。

「……………其第一年度，一九三六年春季以來，全國治安的概況如下：從安東省南部以至奉天省境一帶的地方，以第一軍長楊靖宇爲中心，其部下（缺十字）盤踞在這一帶與已進入間島省的第二軍第一師取得聯系，長久抗戰。「政治匪」王鳳閣，以及由吉林省潛入的吳義成取得聯系，到處合流極爲活躍，以至八月間大舉襲擊梅縣城聲勢浩大。」

「在北滿第三軍長趙尚志「匪」和第六軍長夏雲階合流，十一月以後，以三江省湯源縣濱江省珠璣縣以及濱江省通化縣，及附近之森林爲根據，奇襲羅北縣國軍兵營，襲擊同縣金廠，十一月三十日更襲擊佛山縣城，不斷進行最兇惡的「匪行」。濱江省東部地方的第五軍長尉保中，與由間島省向北方移動的第二軍第二師王德泰編成混成部隊，暗躍於甯安縣一帶，三江省內饒河縣方面：有第四軍長李延祿，以及同年六月前才成立的第七軍陳榮久。同時依蘭縣境內的第八軍，以及湯原縣內的第九軍也組織起來了。其他尙傳聞同年冬天第十軍（汪雅臣）以及第十一軍（郭致中），在濱江省東南部組成其情不詳。」

「總之……………這一時期暗躍的「匪團」都是赤色「匪團」從前有相當勢力的「土匪團」也糾合於「共匪」旗幟之下，或歸順投降者倍出。以至可以說全國都看不到「土匪」了。這是值得注意的。」

七七事變後東北抗日聯軍更形活躍

「滿洲國治安小史」中說道：「民國二十六年是多事之秋……………宵紗帳起，正是「匪團」行將最活躍起來的時候。在北京郊外廣溝橋爆發了日華兩軍的突擊事件，戰線逐漸擴大，遂成了中國

事變。國內「匪團」認爲良機已至，利用事變做誇大有利的宣傳，動搖民心，……活潑的行動起來。

「上年度濱江、閩島、吉林各省工作的進展，使「匪團」不能在此盤踞，於是各「匪」相繼退入三江省，以此作爲新的地盤，隨即開始了活潑的行動。對警備機關進行了士兵工作懷柔工作。「通匪」「叛逆」無抵抗解除武裝之事，甚爲不少。在這種治安清靜之下，甚至發展了半農半「匪」的「土匪」……被迫分散爲小部隊的「匪團」再度合流結果起來形成大集團與討伐隊對抗，其行動頗有計劃和積極性」。

「這一時期三江省境內治安遭破壞的地方，有方正縣東部、樺川縣、依蘭縣、湯原縣和勃利縣。依蘭地區，有東北抗日聯軍第八軍、第九軍、第五軍周保忠等。富錦地區，有第六軍係馬殿山李延祿以及陳榮久之後的李學萬等。湯原地區則有夏雲階死後担任軍長的第六軍長戴洪斌。第三軍長趙尚志已轉移侵入浙江省海倫方面，復又回至三江省慈北綏濱兩縣境內。……」

「東邊道是次於三江省的治安不良地區，從一月開始實施綜合肅清復興工作以來，逮捕了王鳳閣。盤踞於撫松、濛江兩縣的第一軍系曹國安「殘匪」及金日成、崔賢、畢團長等突破了「匪區」封鎖線，向金川、輝南、柳河方面遁走。第一軍楊瑞宇則侵入興京、東豐、清原縣境，其勢力漸次擴大。」

「吉林省境內則有第二軍系方振聲。牡丹江省境內，則有陳耀章之「蠢動」……」

「民國廿七年，共產黨又游擊執拘的後方搗亂愈加激烈……三江省內二月襲擊慈北縣城，五月襲擊勃利縣城，九月在饒河縣西風咀子又發生了日野支隊事件，震動了社會的視聽……老爺嶺地區，尚有第九軍。饒河方面，有第七軍的主力樺川。富錦縣境內有第三第六軍之一部。湯原地區，

有第六軍耿殿君。依蘭、寧安境內有第五軍之一部……」

「龍江省和濱江省境內，因受三江省肅清工作之影響，「殘匪」七月由寶清地區南下。第四、第五軍系「匪」，於濱江省境內之濱縣、延壽、珠河、茶河、五常等縣逞虐，侵入通化、海倫地區。張廣迪、李振遠「匪」於九月四日強襲西北線的列車。又竄入鐵嶺、慶城、綏稜、海倫各縣之以王銘貴「匪」為中心的第三、第六軍的合流「匪」在同城區廣泛的進行侵犯。」

「牡丹江、吉林兩省境內有第二軍系有力之「匪」首陳翰章、崔賢、金得範……」

「通化省境內，由於「梟雄」楊靖宇「匪」之跳樑，輯安縣境內，成為該省第一之擴張地帶，時常發生襲擊集團部隊，隧道工事或擾擊討伐隊的事件。隨着軍警肅清工作之漸次滲透，盤踞於該地已不可能遂向濛江、臨江地區遁走，巧妙地潛過嚴密的警戒網，終於進入目的地濛江縣……」
另一方面，金日成「匪」在臨江縣中部地帶出沒無常……」。除上述以外，黑河、開島、錦州、興安各省境內均有小事件發生……」

民國二十九年前後東北抗日聯軍的艱苦血戰

民國二十八年後，抗日聯軍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艱苦不拔的戰鬥情形，「滿洲國治安小史」中這樣洩露了：「……「共匪團」之策動進行強力活動，集合殘匪並擴大之。一九三九年初組成如下部隊：

第一路軍由舊東北抗日聯合軍第一軍、第二軍的「殘匪」組成，總指揮楊靖宇、副指揮×××以通化、吉林、開島、三省邊境為活動區域。第二路軍以第五軍第七軍的殘黨組成，總指揮周保中

副總指揮趙尙志，以安東、三江省邊境以至牡丹江省之南部地區爲其活動區域。第三路軍以舊第三軍第六軍爲基幹編成，當初由趙尙志當總指揮，後由張壽綽接替，政治委員爲馮伴雲，盤踞於三江、黑河、濱江各省邊境之小興安嶺山中。」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楊「匪」強行襲擊寬甸縣木貧河森林警察隊。四月七日襲擊同縣赤溝、柴河。六月三十日第一路軍襲擊天山礦業所等等，行動積極，特別是就往招安的吉林省西滿警備科長一行之殉職事件看來，第一路軍系之暗躍，頗爲活潑……屬於第三路軍之王銘貴之周主任、朱主任、馮治翔、王福榮、張廣迪等，以通化輯安兩縣爲根據地蠢動於北滿一帶。……趙尙志「匪」七月突然越境向北滿襲擊了黑河省佛山縣烏拉金廠……。」

「一九四零年隨我之肅清工作之緊張，「匪團」的活動更加活躍。縣城、森林警察隊、開拓團、鐵道等之襲擊，或士兵工作、民衆工作之實行等等不斷發生……。」

「第一路同年二月二十三日總指揮楊靖宇在臨江縣被擊斃，魏拱出身被指揮，除襲擊安圖縣豆旗河，五常縣之森林警察隊，及五常縣冲河鎮以外；甚至還全部消滅了我前田討伐隊。但是，三月擊斃了第一方面軍指揮曹亞範，九月擊斃了警衛旅長朱得範，十二月在輯安縣內擊斃第三方面軍指揮陳翰章等等，他們最高幹部相繼喪失。同年冬季他們的殘部分散潛入間島、牡丹江，兩省邊境附近。」

「第二路軍，於一九四零年六月，將軍隊改編爲支隊。第一、二、三支隊在東安、三江省邊境。第五軍在牡丹江省南部山岳地帶。但是他們也和第一路軍一樣。同年五月七日，第七軍長普樂亭被擊斃。五月二十七日前第七軍第一師長，及其後的第二支隊長王汝超被擊斃，其他第七軍補充團長李乙平、政治主任鄒道岩、第五軍第三師長李文彬，及張振華等「巨魁」，及其部下或被擊斃或

被逮捕。可是到了九月十三日，他們又向寶清縣七星河鎮屯圍軍，進行士兵工作。十月二十日，襲擊密山縣東二道橋開拓團，更於八月及九月炸毀圖佳線。」

「第三路軍是行動最活潑的「匪團」，以北安地區為根據地進行游擊戰。四月在朝陽山開「匪團」會議。改編支隊設陸軍總指揮部，於通化縣南北河附近。各支隊分佈於興安、龍江、濱江、興安東省，積極展開了所謂平原游擊戰爭。第三支隊王明貴所率「匪團」七月十七日襲擊嫩江縣甘洛警察署。八月二十四日，襲擊克山縣通救警察署。九月十二日襲擊訥河縣立哈濱，九月二十五日和第九支隊協力在張靈筆直接指揮下的襲擊克山縣城，十月十三日進襲龍門站之後，侵入興安東省，在該省內各地游擊了一個半月後北上，在嫩江縣朝陽山等地活動。但因討伐隊的追擊再行北上，第六第九支隊也甚為活躍。特別是第十二支隊歐洪賓、徐澤民「匪團」，從一九四零年三月左右起，在濱江省肇州、肇東、郭後旗（肇源）的平原地區作地下工作。到了八月下旬，遂由北安省大舉南下，潛入濱江省。九月十二日襲擊肇慶縣樂鎮，掠奪了中央銀行支行的現金。其後歐洪賓北上後，徐澤民……等指揮，游擊於三肇地區……十一月八日，襲擊郭後旗城，將其佔領，由於我軍隊的急襲，十二月向北方，北安省度城縣方面逃走，在追擊戰中，我渡過嫩江省警備長壯烈戰死。」

八路軍挺進東北建立了冀熱遼解放區與抗日聯軍東西呼應

民國三十年敵寇合作「編夫方針第六號」要

「民國二十七年八路軍在山西省五台山建設根據地以來，以蕭克為司令的一百二十師的一部，編成冀熱遼挺進軍，開始進攻熱河的南部，冀東地區，察南地區的「赤色」工作。在宣傳方面，盡

，副總指揮趙尙志，以安東、三江省邊境以至牡丹江省之南部地區爲其活動區域。第三路軍以舊第三軍第六軍爲基幹編成，當初由趙尙志當總指揮，後由張壽鐸接替，政治委員爲馮仲雲，盤踞於三江、黑河、濱江各省邊境之小興安嶺山中。」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楊「匪」強行襲擊寬甸縣木箕河森林警察隊。四月七日襲擊同縣赤浦、柴河。六月三十日第一路軍襲擊天山礦業所等等，行動積極，特別是就往招安的吉林省西瀋警備科長一行之殉職事件看來，第一路軍系之暗躍，頗爲活潑……屬於第三路軍之王銘貴之周主任、朱主任、馮治剛、王福榮、張廣迪等，以通化輯安兩縣爲根據地蠢動於北滿一帶。……趙尙志「匪」七月突然越境向北滿襲擊了黑河省佛山縣烏拉金廠……」

「一九四零年隨我之肅清工作之緊張，「匪團」的活動更加活躍。蕪城、森林警察隊、開拓團、鐵道等之襲擊、或士兵工作、民衆工作之實行等等不斷發生……」

「第一路同年二月二十三日總指揮楊靖宇在臨江縣被擊斃，魏拱武等被指揮，除襲擊安圖縣界旗河，五常縣之森林警察隊，及五常縣冲河鎮以外；甚至還全部消滅了我前田討伐隊。但是，三月擊斃了第一方面軍指揮曹亞範，九月擊斃了警衛旅長朱得範，十二月在輯安縣內擊斃第三方面軍指揮陳翰章等等，他們最高幹部相繼喪失。同年冬季他們的殘部分散潛入間島、牡丹江，兩省邊境附近。」

「第二路軍，於一九四零年六月，將軍隊改編爲支隊。第一、二、三支隊在東安、三江省邊境。第五軍在牡丹江省南部山岳地帶。但是他們也和第一路軍一樣。同年五月七日，第七軍長普樂亭被擊斃。五月二十七日前第七軍第一師長，及其後的第二支隊長王汝起被擊斃，其他第七軍補充團長李乙平、政治主任鄒道岩、第五軍第三師長李文彬，及張振華等「巨魁」，及其部下或被擊斃或

被逮捕。可是到了九月十三日，他們又向費清縣七星河鎮屯團軍，進行士兵工作。十月二十日，襲擊密山縣東二道崗開拓團，更於八月及九月炸毀國佳線。」

「第三路軍是行動最活潑的「匪團」，以北安地區為根據地進行游擊戰。四月中在朝陽山開「匪」首會議。改編支隊設陸軍總指揮部，於通化縣南北河附近。各支隊分佈於興安、龍江、濱江、興安東各省，積極展開了所謂平原游擊戰爭。第三支隊王明貴所率「匪團」七月十七日襲擊林江縣甘洛營警署。八月二十四日，襲擊克山縣通榆警署。九月十一日襲擊訥河縣位哈濱，九月二十五日和第九支隊協力在張靈龜直接指揮下的襲擊克山縣城，十月十三日進襲龍門站之後，侵入興安東省，在該省內各地游擊了一個半月後北上，在嫩江縣朝陽崗等地活動。但因討伐隊的追擊再行北上，第六第九支隊也甚為活躍。特別是第十二支隊戴洪賓、徐澤民「匪」，從一九四零年三月左右起，在濱江省肇州、肇東、郭後旗（肇源）的平原地區作地下工作。到了八月下旬，遂由北安省入舉南下，潛入濱江省。九月十二日襲擊肇慶縣豐樂鎮，掠奪了中央銀行支行的現金。其後戴洪賓北上後，徐澤民……等指揮，游擊於三肇地區……十一月八日，襲擊郭後旗城，將其佔領，由於我軍隊的急襲，十二月向北方，北安省度城鄉方面逃走，在追擊戰中，我渡過濱江省警備長壯烈戰死。」

八路軍挺進東北建立了冀熱遼解放區與抗日聯軍東西呼應

民國三十年敵寇令件「編者方針第六號」說：

「民國二十七年八路軍在山西省五台山建設根據地以來，以潘克爲司令的一百二十師的一部，編成冀熱遼挺進軍，開始進攻熱河的兩敵，冀東地區，察南地區的「赤色」工作。在宣傳方面，冀

力講「滿洲國」政府的統制經濟，土地整理，勞工募集等政策，並巧妙地利用當地的「在家體」「紅槍會」等組織，有很多對整理土地感到恐慌的人，便在他們誘惑之下，參加了反「滿」反日的「工作」。

「八路軍利用紅槍會的辦法，就是使之成爲民衆的武裝，進行暗動，或使與自己的武裝部隊合作，進行游擊活動，紅槍會的領袖，即老師們幾乎都受共產黨的影響。」

「自寇××協會出版民國三十三年七月號「外交」第六字」一文說：

「在接近華北的熱河省共產黨的活動是很可怕的，或採取嚴然的治安，維持秩序。」

民國三十三年出版的「滿洲國政指導綜覽」中說：「北邊地帶的滿洲共產黨進行民衆工作，

力組織民衆，盤踞在華北的八路軍及其領導下的「匪徒」，則在我西南地區不斷擾亂治安。」

「滿洲國治安小史」上說：「我們，雖然經過多年的努力，償付了莫大的犧牲，但還不能說「匪賊」已經絕跡。在東部北部國境的由嶽表地帶，尚有「匪窟」不斷襲擊，還有南方熱河省國境地方，共產八路軍系「匪團」也越而侵入關內（按：指偽滿）。」

抗日聯軍在東北團結民衆頑強戰鬥敵寇被迫承認無法摧毀

「趙尚志」「匪部」冷師長率「匪團」三萬餘名，分佈於北安省克山、慶城、綏定等縣實行游擊戰。「匪部」槍械齊全，輕重機槍均有，化整爲零以連排分別活動，到處發揮「赤化」宣傳工作，並加強破壞我軍事交通建設。「匪部」到處懸掛重慶旗幟（按：此係指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故無知愚民以爲共產黨已遍及全國（按：指偽滿洲）國境。於是「匪部」所到之處「不發份子」請求加

入書中……○「匪部」對加入者……嚴爲選擇然後發給槍彈。」偽滿「盛京時報」一九四零年四月二十日北安訊：

日寇出版「偕行記事」滿洲事變八週年號中（偽滿治安部參謀所發表）滿洲治安現況說：

「在五六月時，大匪團的活動頓然猖獗，各「匪團」都不是分散行動，到了夜半，則傾其全力，實行不意的襲擊，使你無暇抵抗，忽然掠奪而去。經常是在救援部隊來到之前和拂曉時撤退。他們入夜就開始行動，大概在夜半一時左右，就到遠目的地附近，開始準備襲擊。他們不是隨便的殺害，除了日軍的抵抗頑強者外，餘不殺害，有時還給與食品或宣傳共產主義。（按：日寇把抗日民主的主張都叫做「共產主義」）對未被殺害者，進行思想宣傳，奪得的物品，叫老百姓搬運。」

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偽滿宣撫班發表：「三軍於北安地區實行宣傳工作記錄」中「孟少校感想」說：「國軍（按：指偽滿軍）出動討伐，原爲肅清「共匪」確保治安，增進人民安居樂業之幸福，而人民方面對於國軍討伐之深意，多無澈底了解，故宣撫班來克山一帶，工作收效甚微。」

民國廿九年出版除日軍將校外的不准閱讀的「我行社報」中說：「如現在滿洲反國家份子防反滿抗日策動，及共產份子的暗地活躍，雖經屢次地檢舉和逮捕，但彼等仍有巧妙的活動，且因抗日職線的統一，他們現在不只是在鄉村活動着，而且在各大都市中正在進行着工作。」

民國二十九年敵軍參謀長岩永汪談話一篇中稱：「共匪「匪團」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都有計劃巧妙的有組織性的進行着工作………以現時之（討伐）部隊而論尚無法掃蕩」

57
772250

| | |
|---------------|-------|
| 解決東北問題之途徑 | |
| 定價 | |
| 冊數 | 2000冊 |
| 1 9 4 6 . 4 . | |